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
HONG KONG SENIOR EDUCATION WORKERS ASSOCIATION LIMITED



會址：九龍油麻地砵蘭街 62-66 號昌威大廈 2 樓
電話：(852) 2782 6065
傳真：(852) 2782 6185
網址：www.sew.com.hk
電郵：hkeic1985@yahoo.com.hk



ISBN : 978 988 13153 28

非賣品

封面書法：邢宏彬
解說：當年情景，令人銘記；
鶴髮之年，記憶猶新。
出版：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
設計：達訊製作
照片來源：香港各界紀念抗戰勝利
七十周年活動籌委會
國際書號 ISBN：978 988 13153 28

鶴髮話當年

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專輯



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專輯

鶴髮話當年

本會簡介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成立於 1997 年 6 月，並於同年 12 月註冊為非牟利有限公司，宗旨在於讓退休教育工作者，享有充實的晚年生活，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參與適度的社會事務，從而做到老有所屬，老有所樂，老有所為。

專輯簡介

此專輯筆錄本會曾經歷香港淪陷傷痛之會員之口述歷史，其間盡屬可歌可泣之史實，讀之令人勾起國仇家恨。篇幅長短不一，筆者不乏知名之士。文章適合教師和學生閱讀。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
HONG KONG SENIOR EDUCATION WORKERS ASSOCIATION LIMITED

出版

目 錄

序—珍愛和平.....	羅慶琮.....	2
序—銘記歷史 警視現實.....	張欽燦.....	3
序—傳燈化物.....	何德心.....	4
充滿血淚的日子.....	余彩霞.....	6
永遠的傷痕.....	嚴瑞鳳.....	8
死裏逃生.....	崔桂芝.....	10
我的愛國路.....	林 珍.....	11
人間煉獄.....	何景安.....	12
多次與死神擦身而過.....	劉巧珍.....	13
非人生活話當年.....	蕭敏儀.....	14
逃難歲月.....	胡品懿.....	15
留住幸福.....	陳麗妍.....	16
走難、走難、再走難.....	連詠潔.....	18
紀念憶舊.....	趙惠樂.....	22
難忘的經歷.....	鄧統元.....	23
顛沛流離的日子.....	趙碧霞.....	24
回想抗戰時.....	王齊樂.....	26
唇齒相依語昔今.....	江紹倫.....	28
抗戰才有出路.....	謝寶月.....	30
一寸山河一寸血.....	鄭啟濤.....	31
背着包袱上學去.....	黃永顯.....	32
刻骨銘心的一幕.....	郭鳳華.....	35
戰時追憶.....	陳翰遠.....	36
堅決不做亡國奴.....	蔡松英.....	40
不入史冊的故事.....	江紹倫.....	42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郭 魂.....	44
守滬的淵源.....	徐守滬.....	46
狙擊日寇登陸.....	張昌仁.....	47
「窮」快活的日子.....	羅萬明.....	50
日寇鐵蹄下的香港.....	何景安.....	52
我的自述.....	林 珍.....	59
三年零八月的火光.....	江紹倫.....	65
再會吧，香港！.....		83
香港淪陷前的十八天.....		84
參考書目.....		96
跋.....		100
編輯委員會.....		100

序—珍愛和平

會長 羅慶琮

「鶴」，長壽的動物，我會是鶴壽長者的組織，對七十年前日佔時期的痛苦經歷最有發言權。

我生於1946年春，媽媽說我是餓鬼托世，未曾經歷三年零八個月之苦，然而，我也從祖母口中，略知當年的苦況。爸媽在糧食配給只有六兩四的半飢餓日子裏，要每日從中環走路到筲箕灣上班；大哥出生了，媽媽奶水不足，須吃糊水才得以生存。我也從老師口中知道，在敵機轟炸下如何逃荒走難。

我們年輕老師和學生生活在和平環境中，對這段日子知道得甚少。我們感謝何德心名譽會長倡議和資助出版這本小冊子，讓老一輩會員把抗日時期的親身經歷，記錄下來。其中有抗日戰士可悲可泣的事蹟，也有平民百姓在鐵蹄下的生活實況。我們也感謝江紹倫教授、林珍女士、徐守滬先生、王齊樂教授、鄭啟濤先生、黃永顯先生等等不吝賜稿，或抽出時間接受訪問。大家都懷抱着一個目標：希望透過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紀念活動，讓我們學生得知國家獨立富強之重要，更要珍惜和平，維護和平。

這本小冊子能夠面世，也感謝出版部各委員日以繼夜工作。由於編輯和製作時間非常短促，尚有很多會員的文章未能容納，敬請原諒。

▲ 1941年12月8日上午，日本軍機飛越香港上空，發動軍事突襲，炸毀英軍戰機，奪取制空權。

序—銘記歷史 警視現實

董事會主席 張欽燦

我在1929年出生於香港。因戰亂關係，當年跟隨家人到家鄉潮汕地區生活，經歷過抗日戰爭漫長的艱苦歲月。

此時此刻，很多與我年齡相若的朋友已達弄孫為樂、周遊列國、安享晚年的境界。為什麼我們還要出版這本文集呢？

原因是戰爭的危機和陰影仍在。日本國內近日興起日本是二戰「受害國」的言論，突出了長崎、廣島遭原子彈轟炸的所謂「悲情」，淡化甚至否定發動對鄰國的侵略戰爭的罪行，這不能不使我們警惕——日本是不是要重蹈當年的錯誤，再次發動對鄰國的戰爭呢？我們十分珍惜今日得來不易的和平。

際此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時刻，我們分別邀約了一些會員，請他們談談當年的所見所聞。隨着時間的消逝，很多事或已淡忘。

然而，日本強盜姦淫虜掠、燒殺搶奪的事件仍歷歷在目；我會部分會員當年年紀雖小，卻已投身抗戰洪流，英勇抗日。我們希望透過這些見證，能使各位會員會友，以至年輕一輩提高警覺，決不能讓歷史重演。

▲ 這些照片係由侵華日軍南京兵站醫院衛生伍長坂本多喜二所拍攝，紀錄了日軍用刺刀將被俘中國士兵活活刺死的罪行。

序——傳燈化物

名譽會長 何德心

引言：今年適逢我國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在此時刻，正好將過往日本如何殘害我國同胞的一段慘痛歷史再次展現出來。

把握現時仍活在當下，飽經戰火的耆英將過往日寇如何殘暴對付國人的事蹟，以第一身親歷其境或其所見所聞——道來，讓我後世知道這一史實。

根據歷史記載，日軍侵華早在一九三一年九月進軍東北起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投降止，共計達十四年之久，又豈只八年抗戰？死傷又何只 3500 萬人？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日人早在四十年前，其國民教育已將歷史刪改，把「入侵」我國作為「進出」，將其美化。（你以為是到中國旅行嗎？）再者，南京大屠殺被說成虛構。這些目的就是為日後日本有機會再次侵華作伏筆。今年八月十五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對國際的戰後和平談話，不但沒有反省，還為戰後的年青日本人不要背負此一歷史包袱作一準備，不需對以往所作所為有任何內疚，可作日後對華全力全方位再次進行侵略、更大屠殺鋪路。

此絕非虛言。在今年日本靖國神社展覽「大東亞戰爭——終戰七十年」的卷首語：「大東亞戰爭，是一場我國基於自我生存和自衛，人權平等，以建立國際秩序為目的的戰鬥。就算不能為了保衛祖國一心前往戰場赴死的先人，為了我們深愛的家人和子孫後代的生存，我們也要尊敬這些事蹟。」他們視侵略為正義之師，培育下一代日本人繼續侵華之心昭然若揭。

萬事萬物亦要因緣和合，方能成事。美國將我國領土釣魚台島奉送日人，這就是製造中日領土之爭的開始，繼而將南海我國島礁企圖劃歸鄰國所有，如釣魚台島一般如出一轍。西聯印度、緬甸，引發邊境糾紛。圍堵中國此已人盡皆知。國家想發展海上絲綢之路，一路一帶，與鄰國共享經濟繁榮，亦受強權外人企圖將之逐一剪斷。

我國百多年來，飽受外強侵略，戰火蹂躪、喪權辱國、割地求和、屠殺國人、奴役同胞、內外交困。近卅年來，方可稍作喘定，休養生息，安居樂業，現又受外國強權煽動，圍堵迫害，內憂外患，沒完沒了。

猶太人受納粹迫害屠殺，得到世人同情、憐憫、支持，並引以為鑑，奈何國人多年來所受屈辱，直至現在，仍然要接受下去，中國人難道不是人嗎？

結語：過去就是過去，我們並不應用仇恨、報復之心，國民與國民之間要有包容、寬恕，一齊步向世界大同，否則怨怨相報何時了。但決不能忘記過往的一切，須讓後人作好心理準備，提高警惕，自強不息，告訴世人，使慘痛的歷史不再重演。

清龔自珍：「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如今香港既無國教，亦無歷史。將如之何？

寫於 2015 年 8 月香江，我國抗日戰爭勝利 70 周年紀念假日前夕。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試圖在國會通過安全保障法案，可使日本派兵出國，參加 / 發動戰爭。



充滿血淚的日子

副會長 余彩霞 口述

編委 趙淑琴 筆錄



日佔期間，我在香港。有幾件事令我刻骨銘心，終身難忘。

那年我剛滿七歲，住在青山灣。那天我們和附近的街坊被趕到海天酒樓附近，看見一人的手脚被綁在梯上。原來他是個小偷，日軍要對他進行灌水懲罰。日軍先用水灌進他的身體內，令他脹滿，再用腳踩他的肚，血和水同時從眼、耳、口、鼻等七孔

噴出；然後再灌，再踩，直至那人不能再動彈。當時我年紀尚小，很多事都不甚了了，但第一次見到這樣被施酷刑至死的整個情形，留下驚慄的印象。

又有一次，我跟堂姐經過屯門何福堂馬路旁的崗哨，每個人都要行90度鞠躬禮。堂姐不忿，胡亂點了一下頭，結果被那些日軍追上前，大巴掌大巴掌的打，我們匆忙鞠躬離去，轉身望望，看見有些人被打得倒在地上，有些人被人用鎗托打，有些人……，當時內心充滿了憤恨、害怕、悲痛。

我們後來住到屯門市中心，一天，我們到樓下玩耍——這是那時候的唯一娛樂。突然，見到一些日本鬼子跑入士多把餅乾用大麻包袋拿走。老闆想搶回來，結果被鬼子用鎗托打得昏在地上。原來同時還有另一幫鬼子走進樓下鋪頭搶雞。他們用繩把雞腳紮住，用刺刀鎗把搶來的東西扛在肩膀上，大搖大擺的走出去。見到他們走過來，人們只能迴避。食物被搶已是司空見慣的事，能夠保住生命似乎是最為重要的。

這些生活真不是人過的。有很長時間，媽帶着我和妹妹，再帶上幾塊鹹餅乾，每天躲到山坑裏。為什麼？因為怕憲兵找「花姑娘」，媽和我們都以「鑊撈」擦面，怕被憲兵發覺。在我印象中，

當年的日子只是躲藏、躲藏、再躲藏；走難、走難、再走難。

有那麼一段記憶：父母帶着我們兩姐妹，翻山越嶺，從米埔走到觀瀾，走呀走呀，我的腳都起水泡了。我坐在地上捧着腳，哭着對爸爸說：「賣了我吧！我不走了！」爸媽那裏捨得？待我休息一會後，把我拖起來，還是走呀走的。

那些日子實在難過，我們靠賣故衣維生。有一天早上很冷，媽出外收集舊衣，我突然病發。有鄰居事後告訴我，我當時抓緊拳頭、反眼、咳嗽，幸而鄰居給我灌藥油，救回我的命。但現在仍留下病根——氣管敏感，每逢天氣變化，總要拿着藥油。這次病患給我留下了一生的後遺症。

我還遇過幾次險死還生的情景。一次是餓得發慌，看見河邊有野果，趕忙下去摘，險些跌進河裏，幸而有樹叉擋住；又有一次父親叫我去公眾碼頭的日本船上送菜以換取火水，幸而我遲了出發，那艘日本船給盟軍飛機炸中，我們得到消息後驚慄不已；又一次，盟軍飛機低飛掃射，幸而我們剛好躲在棄置的水渠內，得以脫險；……。這些驚險的事件，數之不盡，說也說不完。



▲被日本控制和蹂躪的「慰安婦」。殘暴的日軍連孕婦（右一）都不放過。

永遠的傷痕

會員 嚴瑞鳳



近來日本安倍晉三極力搞修憲、要制定新安保法、要解除日本集體自衛權等，暴露了日本軍國主義有可能復活，這是十分可怕的事。這事勾起了我童年時在港經歷日本殖民時代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生活。

祖父和一批鄉親由廣東中山招募到河北唐山市築鐵路，父親也由學徒成為鐵路工人。家貧，只能讀工會辦的夜中學，略知國事。從而孕育了他的愛國心和正義感。

1932年日軍攻佔錦州，中國東北三省全部淪陷。父親（他是獨子）在父母雙亡後，帶同妻子及手抱的我（1933年六月出生於唐山）移居上海。他考入美資柯達菲林公司，學會了修理照相機。生活了幾年，1937上海告急，一家大小跟隨公司逃難到香港。1941年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同時進攻英國殖民地香港。父親參加了救傷隊，後來香港政府投降，他成為日軍俘虜。

父親失蹤，母親在家，徬徨無助，帶著七歲半讀三年級的我，兩個妹妹一個弟弟，連夜由大坑步行到跑馬地投靠父親的老闆。路上漆黑一片，沿途都有日軍的崗哨，不時開鎗掃射路人，然後哈哈大笑。每次鎗聲過後我們都嚇得半死，拼命互相摸掃，看誰有受傷。我當時也不知何謂死亡，只是害怕，害怕失去親人。如果失去親人，我可怎麼辦呢？

日本軍官得知父親懂得修理照相機，饒他一命，為日本軍官們修理一批照相機。幾天後放出來，我們才闔家團聚。父親回家後談及戰亂時負責抬傷兵、死屍，目睹屍骸遍野。痛斥日本發動戰爭的罪行，令我明白日本的可怕。

後來父親找到工作。但一家六口，生活始終貧苦。我是長女，要幫忙做家務、弔弟妹等。即使日本人後來恢復開學校，我也沒有機會受教育，我亦不願學日文。

日治時代，周圍都有日本哨兵持槍看守，每人經過哨兵前，都要向他們立正90度鞠躬。否則會受掌摑，放狗追咬，甚至用槍托打或用槍尖利刀刺殺。

每人的口糧每天只配六兩四米（有時混有豆和砂）。捱餓是很平常的事，我曾見過有孩子剛拿著一個飽子放入口，就立即被另一個孩子搶吃了。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是日軍時常會搜查民居，理由是搜尋抗日分子，方法是把整條街的居民趕離居所，站在街外（居民多是老弱婦孺，男的多已上班）。日軍便湧入屋內，搶掠較值錢的任何東西，更可怕的是搜尋藏匿的婦女從而輪姦。有些婦女逃到天臺也避不了，只有寧死跳樓而亡。街外站著的人聽著屋內傳出婦女們淒厲的呼救和日本鬼子狂歡嘩叫，都飲泣哀傷，但那有能力制止那班喪盡天良，禽獸不如的日本鬼子呢？那時七歲半的我，除了害怕，腦子什麼也不會想，只慶幸母親還在身邊。（她常常把臉用鑊灰塗黑，蓬首垢面扮老醜婦）

香港光復前的日子也不好過。美軍參戰後，盟軍不斷轟炸香港。那時我們住在聖保祿醫院附近的希雲街，不時一聽到警報聲便要離家走避。有一天我弔著五妹（那時大概一歲半吧）在廚房洗碗，她吵着要出街。我只得放下工作，弔著五妹，帶同三妹和四弟出外。母親正「坐月」（剛生下六妹），二妹弔六妹在家。突然警報大鳴，接著有炸彈落下。我只見眼前一片灰濛濛，遍地瓦礫。我立刻衝上樓，卻被血流披面的人群擋住，上不去。幸而母親同二妹跑下來。那一刻，我開心不已，馬上找其他弟妹，慶幸一個不缺。後來知道廚房竟然被炸，倒塌了。如果我仍在洗碗，便永別人間了。

1945年8月日本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了。我們苦盡甘來，歡喜若狂！我個人方面，為把過去失去的時間找回來，不願再讀小學（我已差不多十二歲了）。大胆考進中學，趕及十八歲中學畢業。

七十年了，但願通過今年各地和中國大規模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日本投降的活動，能喚醒青年人對戰爭、對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殘暴，有所認識！

死裏逃生

副會長 崔桂芝 口述
編委 梁伯鉅 筆錄



崔老師，1936年生於香港，向居九龍城福佬村道。六歲時，日軍轟炸香港，以其近啟德機場故，首枚炸彈即炸毀其樓宇的梯間。業主一家三口正要逃難，卻不幸死於樓梯處。時伯婆方唸佛，聞轟炸聲即拉我入房，撐起棉被遮擋，以減少受傷。稍後一輪轟炸過去，我們一家即遷往九龍城親戚家，其後又搬往先父位於何文田管理墳場的公務員宿舍。宿舍面對墳場，每日看到運屍車把大量屍體運來亂葬崗、萬人塚。

父親一次給日軍逮着，要他帶路找花姑娘。父親虛與委蛇，趁天色昏暗，跳進棺材逃，遂得免禍。又我大姊時十餘歲，正是年方少艾，亦以爐灰塗臉，避走他方。

香港淪陷期間，糧食不足，當時行配給制，憑糧票領購碎米6兩4，其後更減為3兩2。各家各戶，均以雜糧充飢，或吃蕃薯葉，甚或木薯粉，不堪回首。

往後我家遷至花園街，由父教認字。

無家可歸露宿者，往往病死、餓死，或遭軍犬噬咬至死。此時或有小販會割取屍肉，烹成食物叫賣。戰禍亂世，能不悲痛。

和平後，崔老師才正式入學，讀小二。

我的愛國路

會員 林珍 口述
編委 梁伯鉅 筆錄



林珍老戰士，1935年生於香港，居九龍城道。父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生，曾任國民黨軍參謀。後於九龍城教歷史，但不見容於港府。

「先父對我們姊妹教導有方，畢生熱愛祖國。姐較我年齡大許多，入讀庇理羅士中學，天資敏悟，屢跳級。1938年畢業，參加青年學賑會及合唱團。」

時內地抗日浪潮澎湃，而大城市亦相繼淪陷。母此時開辦私塾，姐則參加惠陽廣東人民抗日縱隊，憑青訓班把愛國抗日思想滲入各人家庭。林家地方較廣，晚上一起唱歌，組織小隊縫製軍衣，並從事國際情報工作。

1943年夏，姐無辜受日軍拷問。後養傷期間，詳為弟妹講述日軍侵華惡行。是年十二月，姐調入東江縱隊。林珍亦隨姐到大鵬灣，加入為港九獨立大隊部交通員，有時兼印戰報，後又在傷兵醫院任小鬼護理員，為傷兵換洗紗布。

姐雖被毒打，但仍不計私仇，凡逮獲俘虜，必定加以教育，曉以大義，鼓勵參加反戰同盟，宣揚和平博愛。

1945年8月，日皇宣布投降，但此時國軍未有來港接收光復，游擊隊亦未能入城。事實上，於香港淪陷期間，倘無游擊隊進行游擊戰，以及拯救陷港要人，營救友邦人士，則八年抗戰，所嘗艱苦，恐不止此。今天，西貢豎有紀念碑誌其事。



◀ 西貢新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

人間煉獄

副會長 何景安 口述
編委 梁伯鉅 筆錄



何秘書長生於1933年，居香港灣仔。

1941年，何秘八歲。12月8日星期一，回校時，學校宣布是天停課，只好返家。路上，人人面色凝重，說要打仗了。天上飛機在空戰，人人爭購糧食。晚上燈火管制，日機轟炸金鐘兵房、海軍船塢，戰情慘烈。

18日後，12月25日，英軍彈盡糧絕，宣告投降。一時淪為無政府狀態，大天二到處欺凌搶掠。翌日日軍入城，復掠奪燒殺三天，港人劫難，由此開始。

香港淪陷期間，市面蕭條，工商業活動停頓，經常斷糧、斷水、斷電，到處頹垣敗瓦，港人多逃難到中國大陸，人口由200萬驟降至60萬。市面去英國化代之以東洋化。灣仔駱克道改成了綠窗區（慰安區），學校徵用為日軍醫院，歐籍人士盡囚於赤柱等幾處集中營。

香港淪陷凡三年零八個月，此期間，日軍經常戒嚴，以搜捕游擊隊和愛國人士。全港軍法統治，金鐘美利樓用作憲兵總部，遇有港人不服從，即予拘禁，並施酷刑，一旦被拘，有入難出。

此時物資匱乏，糧食短缺，港人須憑戶籍購米碎，每人6兩4。由於物資供應不繼，黑市流行，物價飛漲。

港內各區交通以步行為主。渡輪半小時一班，九巴亦是半小時一班，僅得一線，港島則是電車，班次稀疏，巴士難得一見。此外是人力車、三輪車可載客。

日軍於所有淪陷區都發行軍用手票，此軍票聲稱可兌換正式日圓，但戰後中國不用日本兌換，以致所有被迫持有軍票的國人都血本無歸。當時港人不得私藏港幣外幣，違者重刑，因此港人家財全被搜刮殆盡。

1944年，香港開放賭禁，點綴昇平。因而賭場處處，日軍乃藉賭博稅刮盡民脂民膏。

淪陷的香港，是人間煉獄，生命朝不保夕。三年零八個月，是苦難悲慘的代號。

多次與死神擦身而過

會員 劉巧珍 撰稿
編委 曾麗霞 整理

香港淪陷一個月後，我父貧病失醫，遺下五名孤兒，我是最年幼的一個。

1942年，我大概三歲。媽媽每天早上都帶著二哥到外面撿垃圾回來曬乾當柴燒。兩個姐姐到織布廠當童工，我就留在家裏。我們每天的口糧就是木薯粉，有時也吃一些豆渣或蕃薯藤。我家附近有一家穀糠舖，是販賣豬糠和雞糠，當這些糠發霉賣不出的時候，老闆就會把這些糠丟棄。媽媽就把這些糠撿回來烤餅讓我們吃。這些粗糠實在很難吞咽，那種感受直到現在還記憶猶新呢！



一天，一個陌生女人說要帶我去找媽媽，我開心極了，因為長期挨飢抵餓，身體極度瘦弱，就讓她抱我走。那女人抱我到一條小巷，把我身上的衣服脫下帶走，只剩下貼身衣褲，棄我在小巷。我感到驚恐萬分，徬徨無助，只能軟弱無力地哭著喊媽媽。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我終於聽到媽媽的呼喊聲！媽媽把我緊緊的抱著，幸好當時的天氣不算太冷，我並沒有受涼。媽媽用姐姐不合穿的破衣服裁剪過給我穿，手藝可真不俗呀！

就在那年的寒冬，一個婦人又把我抱走，我根本沒氣力反抗。她把我抱到一幢住宅的樓梯轉角處，把我的外衣都脫下帶走，就把我棄在梯間。這時，我又冷又餓，連呼喊的力都沒有，就這樣昏睡過去了。當我醒過來的時候，竟然是在媽媽的懷裏。眼看我是活不了，又奇跡地醒過來，媽媽、二哥和兩個姐姐都興奮得哭起來了！我們擁抱在一起。後來媽媽說，這次我再失蹤，本來已狠下決心不找我了，就算找回來，也沒有厚的冬衣給我穿，但二哥和姐姐都懇求媽媽一定要把我找回。原來我被棄置梯間的樓宇樓上的一個單位，正是我的舅舅居住的，我被他家的傭人外出買菜的時候發現，通知媽媽把我接回家。這大概是我命不該絕吧！

非人生活話當年

會員 蕭敏儀 口述
編委 曾麗霞 筆錄



日軍入侵時我正值十歲，讀小二，家由粉嶺逃難至九龍舅父家住。但好景不常，父失業，我只好輟學跟媽媽在街頭賣薑糖、煙包維生。後來父找到一份在馬會帶馬的工作，滿以為生活好過些，可是生活仍拮据。

翌年，我到了一家日本商人家庭當「住年妹」（主人只管吃住，不付工錢的女傭人）。每天洗衣至晚上十二時，往往累得在地板上睡着了。平時，我洗澡用的水是經過男主人先用，然後是其兩個子女，接着是其妻，最後才是我，大家同用一桶水，何等骯髒！飯食當然是吃剩飯。有一天，主人不見了手錶，強說是我偷了，還嚷着把我拉到憲兵部。後來他自己找回了，才了事。自此，我棄工離去。

之後，我轉到黃泥涌做泥工。工作第一天，盟軍飛機就來轟炸，子彈滿山頭飛，十分驚怕，第二天也不敢上班。這天工作換來了一「嘜」米報酬。接着和妹妹一起到電器道電燈公司做抬柴工。由於可在燒柴的爐上煮飯吃，所以返工時帶了米。可是帶來的米卻被人偷了，這份工又不做了。最後只好在養和醫院門口擺賣薑糖、煙包，維持生計。

那時，在街上遇到日軍，一定要九十度鞠躬，稍一做不足就會遭殃。路上不難見到死屍，曾在維園避風塘見到一個沒有了大髀肉的屍體，可能是被狗噬去了。不時見有人執屍，拋上車運走……這一幕幕殘酷無情的慘況，終生難忘！

後來，父親利用腳踏車載客賺錢。有一次買了米回家，媽媽就煮粥給父親吃，因他要付出很大的體力，而我們卻沒有。親眼目睹有人在灣仔英京酒樓附近吃人吐出的嘔吐物。這時我們連木薯粉、麩餅也沾不到，只有吃通菜根維持生命。幸好這時剛剛和平，不然再多過幾天，恐怕我們都支持不住餓死了。

逃難歲月

會員 胡品懿 口述
編委 梁伯鉅 筆錄



胡老師1923年生於蘭桂坊，後移居啟德附近。祖籍黃埔村，先祖遠赴星加坡經商，後獲委為該地領事。父為港英商輪船公司買辦，於新界元朗創辦南生園，一時聚集文化界人士相往來，知名者如茅盾。

胡師少時就讀柯士甸道聖瑪利書院。1941年18歲，參加統考。12月8日，日軍轟炸啟德機場，胡師易服唐裝黑衫褲逃難，避花姑娘劫。

淪陷後，胡家本有轎車三輛，俱遭日軍徵用。

1942年5月離開香港，先之惠州，經韶關、樂昌，到達坪石，考入中山大學先修班，後直升國立中山大學師範學院。校內良師，如著名教育家朱智賢、馬思聰、黃友棣，俱一時俊彥。見羅富國學生演出莎翁名劇威尼斯商人，甚為嚮往。

日軍從湖南攻坪石，曾與妹架板睡於醫學院浸屍池上。敵機來襲，炸彈聲隆隆不絕。復走樂昌白雲洞。後逃難到連縣，在中山大學西江分校復課。



▲數以萬計幼童在日本侵華戰火中慘死。

留住幸福

合唱團團長 陳麗妍



我非英雄，也非戰士，但中日戰爭，卻令我有刻骨銘心之痛。

1938年我在故鄉順德出生，剛滿周歲，父母攜我到港定居。

我很得父母鍾愛，因我帶來家中幸運，父在石塘咀有兩間中藥鋪，爸是中醫，前鋪後居，更有房出租。

我家在荷里活道也有一中藥店，共三間鋪子，再隔一年，添了弟弟，幸福滿瀉。

中日戰爭炮火連天，驚醒了多少家庭的美夢。這裏雖非南京，但亦無倖免。1942年香港淪陷了，嗚嗚的警報聲響起，晚上燈火管制，令人心膽俱寒。西環有許多防空洞，我們經常進出。洞中又濕又滑，空氣混濁，使人呼吸困難。

一次大警報，剛巧媽帶我到廚房盛飯，把才三個月的弟弟放在床上睡。警報聲響，全屋人爭相逃走，頭上飛機隆隆。鄰房阿姨走過，見弟躺在床上，怕有不幸，即把他背走。媽出來不見了弟，只好拖着我逃進防空洞。在擠迫的洞中，巧遇阿姨，才放下心頭大石。感恩之餘，媽把我契給她。戰火給我添了一位好心的契媽。她老人家活到98歲，2013年才離世。人間有情，於此可見。

戰火無情，爸兩間鋪都被炸毀了，無家可歸，我們走難了。那時孀孀懷孕五個多月，叔孀和我家四口一起逃了。何處是吾家？爸說去跑馬地山光道大屋吧，那裏有表叔。打仗沒有交通工具，我們徒步從西環走去跑馬地。我還小，爸又抱又拖；媽背着弟走；叔扶着大肚孀，行經灣仔。經過軍器廠街最恐怖——滿地是屍體，無一空位。有人說不可踐踏死屍，但那時，不踏上去如何能走呢？一路默禱，一路走，幾經辛苦，到跑馬地大屋了。

無情的戰火，又蔓延到這裏了。跑馬地大屋也被炸了，幸好全體人都伏在屋前。大屋後部炸毀，頓時煙霧瀰漫，我們個個呼吸困難，此地也不能留了。食住無法解決，惟有想到家鄉順德了。

花了許多錢買到七張船票，坐「大眼雞」即大木船回順德。

許多人擠在一起，船身不太大，搖擺不定，風浪大作。大家都嘔吐厲害，終於捱到鄉下了。

那年冬天特別冷，帶的衣服不多，一家人只帶了一張被子。爸和叔的外衣脫下洗了。九姨怕我冷，把一件短棉襖送我穿。我這小身材，棉衣在我身上就像長旗袍，也好，保暖呢！

鄉間有戰火，但都是農家。我們舉家都是港商，有農地，爸和叔工作。我們帶錢不多，生活很苦。我小不懂事，媽常用自己採的野菜和番薯葉煮粥吃。一次我鬧脾氣，要吃肉，就被媽打了嘴巴。媽說一家人能同坐在一起吃飯，要帶着笑臉、吃得開心。以後我也生性了，也把這些話教導我的兒女後輩。

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了，香港也漸漸恢復交通。我爸先返港找工作，稍後租了一間房，叫我們返港了。

戰後許多人又湧返香港。叔帶我媽和我姐弟，先坐船去廣州，在友人家留宿一夜，再找火車。友人是在豬欄工作，就招呼我們在豬欄上閣仔住宿，那又是一個難忘的晚上。

豬的叫聲整晚此起彼伏，豬糞豬尿的臭味衝鼻難聞，不到早上四點，我們就離開了，趕去火車站。站前人山人海，叔要排隊輪候上車，叫我們在生果販前等候。那果販真好心，見我姐弟瑟縮一起，非常睏倦，就把報紙鋪好，叫我們稍睡，還把大衣給我們蓋上。患難見真情，我永遠懷念那位好心的果販大叔！

叔挑着行李，媽背了弟拖了我，幾經辛苦衝上火車了，水洩不通，擠得不得了，沒有位子，只好就地而坐。我們都沒坐過火車，車廂人多，車程很長，我們都嘔吐大作。整整一天，傍晚才到尖沙咀終站，乘船到香港了。

爸接我們返家，香港的電燈，使我目瞪口呆，這是我要居住的地方，多好啊！坐火車時，連黃膽水都嘔乾了，這晚聞到飯香，精神一振，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忘最好味的晚餐。爸煮了大豆芽菜和煎了紅衫魚，絕對好味。齒頰留香，我問媽這是什麼菜，為什麼不煮給我吃？原來戰爭時黃豆也是貴價貨，紅衫魚是鹹水魚，逃到鄉間那有這口福呢！

時間飛逝，我做了人之患卅多年，育有二子一女，皆為專業人士。我今年七十七歲，做了合唱團團長十八年。我們希望年輕一輩愛國愛家，所以合唱團九月份將到各校唱抗戰歌曲。雖然年紀大，但責任重大，永不言休，願這裏生活的人都蒙福！

走難、走難、再走難

永遠榮譽贊助人 連詠潔 供稿
編委 梁伯鉅 整理



我於1927年7月3日在香港出生，有十兄弟姊妹，我最長。抗戰期間，我家前後走難凡三次，因此高中階段的學習生活反覆不定。

1927年下半年，因廣州公社出問題，全家從廣州移居香港，定居堅道寶源里。那時我祇是幾個月大。

三歲時，先父任職位於上海的財政部稅務處，因而亦遷居上海。家中聘家庭教師，教我和弟弟讀《朱子治家格言》。

其後上海閘北發生一二八事變，我們乘船回香港。是時我還未足五歲。

回港後，居住於深水埗福華街53號，是當時流行的四層高樓宇。此時先父在黃花崗旬刊社工作，不久轉職駱駝牌熱水壺唯一水壺廠。但到香港淪陷便告失業。

我在港就讀的首家小學是基督教的男女小學，翌年轉讀後面街長沙灣道的志德小學。志德是全日制，男女校，不設校服，校舍是一幢唐樓的二樓，課室是複式。國文科念的是秋水軒、左傳等古文。與此同時，先父命我參加中文學校的研討班，學習國語，用台灣現仍採用的註音符號。

畢業志德後，往何文田的西南中學讀初中，校服是白恤衫，有三角校章，校長張瀾洲，中文老師鍾蔚文，數學高金英。課餘我曾隨簡而清父簡琴石學書法。

在西南時，我曾參加賣花籌款，老師事前教我們如何勸捐，如何說話，又學了一首賣花歌。許多中學都有參與籌款活動。

1941年夏，初中畢業，時年十四，轉往旺角的知用中學修高

一。是時抗戰期間，老師會在堂上講國情，說要抗日，要愛國，也教了許多抗戰歌曲。往後在國內，如省立第二僑民師範學校再學多許多，在韶關時還參加合唱團，唱過〈流亡三部曲〉和〈再會吧香港〉。

我在知用只讀了幾個月，香港就淪陷了。打仗當天還準備上學，見有飛機來，以為是演習，當時還未回校，住在福華街53號。聽到「砰嘯」炮彈聲，學校停學了。那時家裏一共有九個兒女，還有爸媽、外婆和一些親戚。我們買了一大包米，日人攻港時，那些叫做「勝利友」的流氓、地痞，趁火打劫，來我們家搜刮了幾次，搜到廁所箱時，問有沒有金器藏着，還把我們那包米抬走了。他們搶劫時喊「勝利」，所以喊那些人為「勝利友」。那時爸爸害怕，為了避開「勝利友」，爬到隔壁，結果摔傷了腳。淪陷後，我還剪短了髮扮男孩，不倫不類。

米被搶走後，家裏小孩多，所以當時吃過豆腐渣——黃豆濾出汁來製豆腐後所剩下的渣。其實不只我們吃過，很多人都是這樣，那時很艱難。還有我們又吃過神仙糕，就是將米混合一些鹹水，發酵後煮的糕，吃了可以脹着胃。後來每人配有六兩四米碎，不夠吃，只好一餐粥，一餐飯，還夾着番薯煮，每人一小碗，吃飯都是配給，外婆一般讓給孩子吃。

淪陷後的第二年夏天，我和大弟跟着爸爸去了合浦廉州，因為我們是最大的孩子。媽媽和外婆帶着其他七個留下，狀況更慘，後來媽媽要到新界去割草和賣故衣。當時爸爸有朋友在合浦廉州做生意，我們便去找他。我們先坐船經澳門到廣州灣，在那裏住了幾天，然後在寸金橋翻山過嶺，一直走到合浦廉州——現在屬廣西地界，當時屬於廣東省。我們三人要自己揹着簡單的行李，不可能請挑夫。到了廉州後，我入讀省立廉州中學讀高一，讀了一年。當時住在村屋的一個閣樓上面，主人家在下面養豬。第二年有人問我可否嫁給當地人，當時我才只有十幾歲，而廉州屬於「下四府」，比較窮困，希望有廣府人嫁過去，我當然不願嫁。

第二年，爸爸又帶我和弟弟從廉州去粵北，一路上徒步，到坪石後，我考上了國立第二僑民師範學校，已經是第三次讀高一。學校位於坪石武陽司，那裏是小鎮，從坪石去要走過一座叫長江嶺的大山，我在學校寄宿。有次我患發冷病（瘧疾）（當時患瘧疾的人

很多，普通每天發作一次；隔天發作的叫惡性瘧疾，患瘧疾是任何人不可避免的！）同學陪我去看病，一邊走一邊吐，到長崗嶺山頂後，突然覺得空氣很好，是很甜的！最後走了一個多小時才到坪石看醫生，那次印象很深刻。

學校吃飯時只有一桶飯，我們女生很吃虧。男生盛飯時第一碗飯是平的，第二碗就把飯壓實，所以第一碗飯吃得快一點，第二碗能夠多盛一點。再者，我怕熱，吃得慢，更加無飯可添了。那時的飯叫「砂穀米」（混合砂、穀和糙米）；餸叫「垃圾菜」，是一些用「菜莖」做成的咸梅菜，有時加上南瓜，便是一頓好菜。學校膳食很差，很艱難才能吃一次肉，而且只是薄薄的一片。宿舍是一整列木架雙層統床，有軍訓，枕頭和被要平放整齊，用床單蓋着，用手「掃出」一塊長方形的「豆腐」。我們還須做勞動服務，鋤地開路、種番薯等。

我在國立第二僑民師範讀了一年半，即高一和高二上學期，因為粵北要疏散，學校遷到南雄，我沒有去，跟着爸爸去了韶關。爸在韶關工作，弟弟被爸托人寄回香港。弟坐在火車的通道上，背靠着唯一的行李小包，瞌睡時被人偷走了。

在粵北坪石走難時，我曾遇日軍，見到日軍時很害怕，到處躲，到處鑽；有時坐船碰到日軍，又要躲起來，幸好沒有給他們搜到，有驚無險。日本人很兇殘，到處搶劫殺人，又不承認南京大屠殺。我們走難時路過連縣、陽山的鄉村。打完仗後鄉村傷痕累累，屍體疊到牆上。當時的人生活很艱苦，一輩子都吃不上米飯，只吃長老了的玉米（玉蜀黍），他們叫「包麥」——將玉米磨粉，用開水煮成糊，沒有糖和鹽；而且很多老人家也要下田工作。我走難時睡過禾稈草和坑渠邊，所以後來我在羅富國和官立學校非學位教師職工會負責康樂，多次領隊到國內旅行，有很強烈的對比。



▲學生走上街頭籌款賣「救國花」

到達韶關後，我和爸爸在那裏逗留了幾個月，後來又要疏散，便偷渡到東江。中途有一些日軍佔領錢，我們一幫人一起去，經東江的河源，到平遠（廣東省東北）。爸爸在糧政局調節處工作。我在平遠考上了廣州大學數理系，其實只是混混噩噩地考上。逃亡的時候偶然唱歌，以前學過的歌現在都可以唱出來，比如《松花江三部曲》、《松花江上》等，和平後回香港，在羅富國讀書時我也有參加歌詠團，名叫「虹虹合唱團」。抗戰時候也有看過一些課外書，爸爸以前買了一套《小學生文庫》，後來我也有借給學生看。

1945年8月我在東江，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和平後我和爸爸搭大艇回廣州，許多人擠在船艙上面，過了很久才回到廣州。接着，我在廣州大學讀了一個學期數理系的「微積分學」。因為沒有高中畢業證書，表姨為我找了一份讀過高三上學期的轉學證，然後到中德中學讀高三下學期，高中畢業了，才拿到畢業證書。中學畢業後，沒有回廣州大學再讀書，有人打算介紹我到附近的鄉鎮工作，我沒有去，就回香港看望親人。

1946年返回香港後，我曾報考達德學院。學院是民主人士創辦，一流師資，但是考到以後沒錢交學費，所以沒有機會讀。然後我去考羅富國教育學院，考口試時問我喜不喜歡小孩，我说不喜歡調皮和流鼻涕的，這樣當然不會取錄我！我看報紙應徵，上學期去了粵南書院教書。粵南書院是私校，工資八十元，學校替我註冊。那時一班有學生60人，暑假要我幫忙發救濟包。上課有「將廣東俗話翻譯為白話文」的教節，列在學生的時間表內。一個學期後，轉去廣州大學附小，有一百元工資。到1947年，我再次考羅富國，這次通過了口試。因此1947年至1949年畢業後，我被派去灣仔官立香港漢文小學任教，這是摩利臣山官立小學的前身，我在此教了二十三年。

總的來說，身處國難，凡我同胞，提及往事，無不義憤填膺，對日寇侵華，竄改歷史，均應群起指摘，對軍國主義或會復興，必須嚴正處理，應免生靈塗炭，是所厚望。

紀念憶舊

會員 趙惠樂



「六十年前血，軍民志如鐵。縱已息干戈，遺恨猶未雪！」

上述詩句是我在十年前參觀「抗戰勝利六十周年展覽」後深有感觸寫給大公報登載的。

十年後今天已是七十週年了，但記憶猶新，當時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歲月是永難磨滅的。

一九三零年，我在香港出生，七至十一歲時就讀九龍「精武會小學」，其間深受愛國老師講述抗日戰爭的艱苦和慘痛，雖在童年亦不禁怒憤填膺，要在上體育課時學好國術，長大後參加抗日戰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侵佔香港，港人苦難的歲月從此開始，在慘無人道的統治下掙扎求存。那時我剛滿十二歲，每日為了六兩四米而加入「執屍隊」行列，經常在空襲時踐踏滿地屍體逃命，苦不堪言，但抗日意志時刻不忘，曾因不忿向日兵鞠躬而遭受猛烈掌摑，仍昂然不屈，長兄為此而捏一把汗，迅速把我拉走，得以免難。

我今年已八十五歲了，但每到祖國有慶典時，小學時學得的抗戰歌曲（註）就不期然湧唱了出來，一抒積愜。

註：抗戰歌曲有「大刀進行曲」、「保衛中華」、「游擊隊歌」、「義勇軍進行曲」等。

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有感

2015年7月

七十年來弱轉強，中華國祚譜新章
同讐抗日山河壯，仗義援朝浩氣張
反腐鋤貪嚴打虎，閱兵練武首防狼
能源絲路齊開發，舉世和諧仰曙光

難忘的經歷

董事會榮譽主席 鄧統元 口述
編委 趙淑琴 筆錄

我生於1924年，為印尼歸僑。

1931年回國，當時六歲多，居廣東梅縣城，入讀小學。梅縣有機場，日本定期轟炸機場。一次，聽說日本飛機被擊落，有日本仔跳機，我們趕忙過去看過究竟。我看見日本仔被打死，大家都很高興，一起圍觀。

那時要到梅縣，沒有汽車，要從潮州或汕頭攀山過來。如果山路被阻截，外出就一定要經海港。我們幾次準備行裝，以為日本仔要來，可幸結果沒有，想起來也覺得很驚怕。

小學時，老師在課堂、週會都會講抗日救國的道理，因此，自小對日本仔很憎恨。到高小，我自己要求在週會課上台演講抗日救國的道理，受到老師稱讚。

時關東軍肆虐東北，國民抗日意識正濃，學校老師多宣傳抗日。小五年間，報章刊登九一八事變，學校黃康侯老師讓同學寫讀後感，以我所寫最為感人，遂使投稿上海兒童新報發表。時全民抗戰，氣氛熾烈，標語有：「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當時我在城西小學讀書，曾擔任學生會主席，組織文藝會，參加抗日小節目，在鄉間宣傳抗日、籌募寒衣等。我們較多時候跟着高年級同學打鑼鼓，卻沒有機會直接參加抗日活動。

1936年，我小學畢業；37年盧溝橋事變；43年中學畢業。當時僑匯斷絕，我沒法考大學，結果在城西小學教了兩年。

1945年，日本投降了，全校滾動，遊行、聯歡，開心得不得了。此時剛好中山大學搬至梅縣，我便考入了大學。



顛沛流離的日子

會員 趙碧霞 口述
編委 趙淑琴 筆錄



我今年九十多歲，淪陷時期，我正在唸高三，對國家民族的事知之不多。

1941年12月8日，第一個炸彈落在啟德。當時港人還以為是演習。當天我回到學校，學校貼出告示：「今日停課」。之後的日子，學校大門一直緊閉着。

從那天開始，香港沒有秩序，很多人都到街上搶購糧食。

當時我住在彌敦道上，突然有一天街上嘈吵起來。原來是「勝利友」在搶東西，並在街上叫罵。幸而包租婆在我們的屋外貼上紙條（我也忘記了紙條寫什麼），勝利友不敢進來。他們用貨車逐家逐戶搶東西，一輛輛貨車裝滿了，最後就是拆鋪頭，用鐵筆、武器，逐間搶。

英軍已走了，彌敦道被搶足一天。至將近天亮的時候，突然全街靜了，原來是日軍到了。接着是日軍宣布4元港幣換1元軍票。當時沒有糧食，只能用少許糧食煮神仙粥——用少許米在水中攪拌，一面攪一面唸「阿彌陀佛」，果然可以攪出一盆糊一樣的東西。每天我們就靠這些粥水維生。

香港糧食不夠，日軍於是宣布，讓難民撤離。很多難民沿火車路步行北上。有些有氣有力的擔住一對籬，前面放子女，後面放家庭用品，一直走呀走的。火車路上，堆滿了人，走着走着，有些人走不動了，於是把一個小孩丟棄在火車路上。這種情形比比皆是。

1942年初，日本為解決糧荒問題，決定用船接載市民北上，在統一碼頭有免費船到廣州，但規定各人不能請苦力。我們一家也乘機離開香港。然而，要用雙手帶上所有的家當，談何容易？正因如此，我們乘船往廣州期間，出現了一段驚險的插曲。

我們打算全家搬回廣州，於是早一晚到碼頭排隊。但因行李過多，妹妹上船後須再次折返岸上，與看管行李的我一起再上船。豈料當妹妹離船後，大閘關上了。一家人只留下我倆，身邊的錢也莫名其妙的不見了。幸而我們還年輕，什麼也不怕，當晚就往半山的親戚家找了點吃的。

翌日，我們知道有船，很高興。怎料，到大海後，才知道船不是往廣州，而是往番禺市橋。當時我們完全不認識這個地方。結果，我們在市橋被送進難民營。每天吃的是很多顏色的粗糧粥。雖然東西不好吃，也吃不飽，但總比捱餓好。一星期後，我們跟隨兩個好心的警察回到廣州，幸好他們都是老實人，我們才得以和家人團聚。

回首往事，不勝歎歎。我算是個幸運的人，後來再北上讀書，直至日軍投降。



▲ 1941年12月28日下午，日軍在香港島舉行「入城式」。

回想抗戰時

名譽會長 樂翁

今年正值中國抗戰勝利 70 周年，本港許多愛國團體，都舉辦相應的活動。「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合唱團」，於 6 月 21 日，舉辦了一次以抗日戰爭為主題的「抗戰曲演唱會」，我和內子應邀前往觀賞。由於他們所演唱的抗戰歌曲，其中半數以上，都是

我年輕時經常演唱過的，所以感到份外親切，不禁令我興奮得流下淚來。就我所見、所知，第一，合唱團的領導和團員們，他們都是義務參加的；第二，他們為了得到高水準的演出，排練之勤奮和認真，聞之，敬佩萬分；第三，他們為了擴大影響，讓年青的一代，多認識中華民族從浴血抗戰中爭取得來的自由與民主之不易與可貴，現正陸續到各學校演出，此種赤誠的忠心，怎不令人肅然起敬啊！由此，也可說明，已從學校教育崗位退休下來的高齡教育工作者們，仍舊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也可退而不休地，推進教育，貢獻社會。

猶記 1937 年，抗戰初起的時候，我正在台山故鄉的一間小學六年級讀書，當年的老師們，都是年青的愛國份子，他們回應時代的號召，都是「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的隊員；同時，他們更為學校高年班學生們，組織了「少年抗日先鋒隊」，以配合宣傳抗日工作，喚起民眾，共同努力。當時，我和一些高年級的同學，都是「少先隊」的隊員。每日除了上課以外，在老師的指導下，書寫抗日標語、出版抗日壁報、演出抗日街頭劇，和跟隨老師們到附近的鄉村去宣傳抗戰工作……等。直至來港升讀中學，生活才有所改變。不過，1941 年，香港淪陷以後，我又重投祖國的懷抱，又有機會歌唱我所喜愛的抗戰歌曲了。

1931 年，「九一八事變」，日軍進侵我國東北三省，當年的中國政府，以不抵抗的態度，讓日本軍隊予取予攜，曾激發起全國人民的公憤。1937 年七月七日，日軍又在盧溝橋進行挑釁，我國軍隊奮起抵抗，獲得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於是抗戰的烽火，燒遍了中國大地，誓死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蠻橫侵略。經過八年的艱苦歲月，在國際形勢的影響下，我國政府終於獲得慘勝了。

70 年前，八載寧死不屈的抗戰精神，使中華民族得以重新振作，屹立亞洲，這種悲痛而偉大的歷史教訓，豈容抹煞？！更應利用這些寶貴的教材，去教育年青一輩的子子孫孫，希望他們都能認識過去，好好地去努力現在，以創造更美好的將來。



▲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合唱團

唇齒相依語昔今

名譽會長 江紹倫



香港是寶安縣的一部分，文天祥落敗於零丁洋後，他的親部落籍新界生息至今。英國人於鴉片戰爭之後強佔本地，把它演變為獨特的國際城市。

曾經，香港被稱為「生存在有限時間的租借地」(a borrowed place existing in a borrowed time)。這是一個強有力的特點，因為香港人秉承道家智慧，在此變有限為無限，造就一切可能。

日本軍國主義者曾經看上香港與大陸唇齒相依的優勢，於1937年侵華開始，即趾氣高揚，要據中國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基地，用香港做通向全球的橋樑。於是，為了攻佔香港，日本商人在這裏建設最精密的「特高課」特務組織，抗衡英國的「軍情處」(即007的總部)，進行廣面的信息偵查和人事聯繫，籠絡黑社會及賣國分子，訓練破壞和恐嚇技倆。

1941年12月，日本三軍攻下香港，隨即進行三日夜的搶劫、燒殺、奸淫活動，高叫「勝利」，把港九燒得火光通紅。

不過，香港人的地下工作更強，出於民眾自動，無所不在。這股力量表現出中華民族的智慧，果敢堅毅，打擊法西斯主義。它貫透港九新界各地，通向大陸的寶安和惠陽，聯接粵北的曲江，在短期內拯救了數百中國文化精英和國際軍人，甚至從集中營裏救出英國戰俘，運離香港。

民眾抗日力量風起雲湧，長期深入日軍的心腹，給予打擊，並輸送重要情報給盟軍，協助取得最後勝利。它有不同的名稱。最重要的是它有效力。

香港淪陷的第四天，來自惠陽的表舅攜我回鄉，直至1947年我才再次回港。期間，香港人經歷着三年零八個月的悲慘歲月，在日軍的鐵蹄下忍辱度日。我在鄉間雖然過着後方的平靜生活，仍然受到日軍掃蕩劫殺的迫害，同受國難，亦共圖殺敵。

勝利以後，香港百廢待興，英國人備受納粹殘殺，銳氣全失。與此同時，國內經歷連年內戰，以及建國後的階級鬥爭，國運不前。這些噩運引生了人民多次的「湧港潮」，成為香港的生力軍。

近年，不少人問我：「誰是香港人？」「香港人是甚麼？」

答案明晰簡單。前者立足香港，把握它獨有的特點，發揮一切可能。後者本着良心做人，繼承中華文化情智統合的良心，無時不關顧他人的福祉。

儒家良心重仁義，道家良心重情誼，禪家良心載慈悲，全是中國人所承傳的良知，香港人所特有的本質。



抗戰才有出路

會員 謝寶月 口述
編委 梁伯鉅 筆錄



我生於1924年，開平人。七七盧溝橋事變時，年僅十三，正讀高小，隨後在鄉參與話劇團演出「盧溝橋之戰」。那時，校中老師均甚進步，有共產黨員，經常宣傳抗日思想，教打野戰，夜行軍，並帶領學生一起作勞軍活動。抗日思潮，蓬勃一時，而國民黨亦有提供資助，開辦婦女軍事幹部訓練班，我報大兩歲和幾個女孩參加了。訓練三個月後，回鄉組織婦女自衛隊，每天晚飯後在學校的操場上操練。其後，每遇七七紀念日，都組隊巡行示威。

升上中學，我參加了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宣傳抗日。當時，日軍往往由淪陷區新會擾開平，攻桂林亦須經開平，所以家鄉常遭敵機轟炸，造成死傷，慘不忍睹。後在中山游擊區時，奉召教書，但心常思參與部隊。那時，日軍常來侵擾，我們就梳辮髻扮鄉民，躲到山上去。有一次來不及上山，只好躲進稻田，以禾稻遮蓋，此時一個日兵走近，我看到他的腳，幸好他看不見我，才逃過一劫。但不幸有一女孩被捉去，幾天後遇害，內心悲傷，久不能忘。

在抗戰期間，我讀書時讀時輟，到和平後才開始再讀師範。往後同鄉往北京、南京工作，而我則留在香港，入勞校任教。



一寸山河一寸血

名譽會長 鄭啟濤 口述
編委 趙淑琴 筆錄



1926年出生的鄭啟濤校長，曾經受戰火洗禮，卻有幸歷劫餘生。

鄭校長出生於書香之家，從小對藝術和教育產生濃厚興趣。然而，卻因戰亂等原因，與家庭失散了，於是入了兒童教養院。鄭校長說：「我可以說是國家養大的，因此時常希望報效祖國。」

當年走難的生活十分艱苦，吃的是什麼呢？鄭校長說：「我們隨着『教養院』東奔西躲，校長四周找部門捐贈糧食，去到那，找到那。」他們吃的都是很粗糙的米糧和野菜，每個月也可以吃到一次肉；走難時最艱苦，有一頓沒一頓的。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當年鄭校長正在江村師範讀書，日本侵略中國，國家發動青年參軍，希望召集十萬青年投筆從戎殺敵，學校走了一大半學生，結果超額完成，全國有十多萬青年參加。

「43和44年，當時我十六、七歲。整整兩年時間，我們都參加青年軍軍訓，等待出戰。」回想當年的訓練，鄭校長十分興奮。他是身手敏捷的輕機手，可以在十秒時間內，於黑暗環境中，縛着眼睛完成整部輕機槍的拆卸及裝嵌過程，令當時的教官也大吃一驚。他們的兵器本來十分落後，但後來卻擁有一些美式裝備及輕機鎗，這令他們十分雀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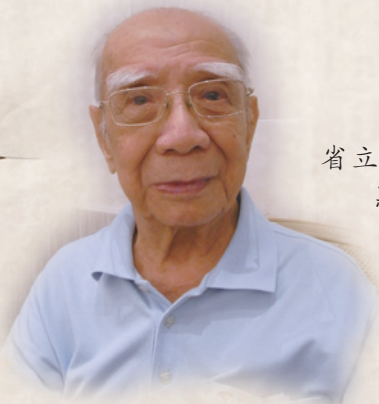
他們受訓的地方是廣東梅縣北部的蕉嶺，這是當時的大後方。訓練主要是「三操兩講」——步兵操典、野戰及射擊等，加上政治形勢講解。他所受的訓練後來已達到准尉官階的階級。正當他們準備上戰場的時候，美國的原子彈令日本投降了。鄭校長說：「如果上戰場，那是九死一生，為國捐軀，也是光榮的啊！」

和平了，鄭校長有三條路選擇：復員返家、入讀職業訓練學校、入讀正式高中，鄭校長選擇了讀高中。高中畢業後，49年與三幾位同學一起來到香港教書。

鄭校長現在仍日夜辛勞，努力工作，因為他要回饋國家社會，到處奔走。鄭校長的高尚情操令人動容。

背着包袱上學去

會員 黃永顯 撰文
編委 陶錫城 整理



我今年 95 歲了。

1938 年秋，廣州淪陷前夕，我剛考進省立庚戌中學高中一，便跟學校疏散到鶴山縣沙坪鎮開學。上課不夠兩個月，日軍步步進迫，同年 10 月 21 日廣州終於淪陷了，學校宣佈解散，在徬徨無主之下，我只好跟着原籍廣西的同學撤離到梧州暫住，從此開始了一段在抗戰期間顛沛流離的求學生活。

翌年春，知道當局把庚戌等幾間省立中學合併為越秀中學，並在連灘這地方復課。我背好包袱，便乘木船沿江而上，趕着前去報到。隨着時局的變化，那知不夠一年又要遷校，新遷的那所學校，現追憶起來，地址和校名已記不清楚，只記得新上任的黃校長為人專橫固執，專門整治愛國的異見分子。他在第一個周會上便宣佈要整肅學校，學校氣氛十分緊張，直至學期結束時，便宣佈將連我班的班主任在內的多位教師辭退，我班的大部份的同學也先後被逐個通知要自行退學，其餘未接通知的同學則分散編入其他班級內。人在異地，適逢戰亂。我只好又背着包袱去找另一所學校去求學。

一個小伙子，背着沉重的包袱，出了南江口，跟着「水客」，沿着北江邊徒步北上，目的是到連縣（現改名連州）投考文理學院附中，幾經跋涉幸而及時趕到東陂這個地方參加入學試。早知文理附中是一間有教無類、自由開放的學府。學院院長林礪儒先生和附中校長丁景庵先生都是當時少有的知名開明人士。他們愛護學生如親子，並多方設法給予學生學習上的自由。因此全校同學非但能閱讀魯迅、巴金、茅盾、丁玲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且能接觸到一些外國的名著，如《鐵流》、《鋼鐵是怎樣煉成》、《靜靜的頓河》……我們還獲准在校內經常舉行文娛活動，大唱《黃河大合唱》等抗戰歌曲哩！

1942 年秋，我在樂昌縣坪石鎮考進了中山大學農學院，可是須在鄰近的湖南省宜章縣栗源堡上課。這時日軍正向北進侵。一年級下學期剛開課不久的一個晚上，日軍的車隊就從穿過校園的公路向西呼嘯而去，頓時間入心惶惶，我們不得不乘夜撤離。丁穎院長和一班有家室的老教授，帶領一部份同學避遷連縣。而我們一群年輕小伙子就攀山越嶺避過日軍，趕及乘搭坪石最後一班火車到樂昌，驚魂未定，隨即又傳來日寇佔領坪石的消息。那時局面非常混亂，駐在當地醫學院的同學們把實驗用的器材悉數投入河裡，最後連火車頭也設法駛入河中炸毀，以免資敵……。而我們這些學生則聽從校本部的指揮，沿着五嶺山脈（現稱南嶺山脈）的南麓徒步向東前進，到南雄縣後向北越過梅嶺進入江西時，由於時值隆冬，漫天

風雪，寒氣迫人，所有山路上的

石級都被皚皚白雪厚厚

覆蓋着，我們只好

艱難地一步一步

攀着路旁的樹爬

上山去，下山時

像坐滑梯般沿着斜

坡飛快的滑下山去，在

這段期間各人的體力消耗

甚多，又冷又餓，在路上，

我遇到農戶時，只好忍痛用

五元大洋買了一塊熱番薯來充

飢，總算應付了一個難關。



在江西南面的「三南」（全南、龍南、定南）休整後又再整裝轉向南進發，再次翻越五嶺山脈。日間為了躲避空中的日軍飛機，大家都要分散前行，晚上有時候為了趕路也要摸黑前進，遇上農舍，幸運的可以住進草房去，否則只好露天而睡。有一個晚上，因為趕路的原因，在漆黑中不停的往前，大家都走得很疲乏，驟眼看前面的影子像一幢屋舍，大家便加快腳步向前走，摸到一堵牆後，大家忙着把身上手上帶着的東西，隨意的放下，倚靠着牆邊倒頭便睡，第二天醒來，大家相對而視，不禁都哈哈大笑起來，原來昨天晚上大家都是在一間破廟門前的四大金剛塑像腳下睡着，大家抬頭望去，都感到啼笑皆非，大家昨晚放下的東西；橫七豎八的掛着吊着在菩薩的身上手上兵器上，菩薩都成了我們的哨兵，夜裡為我們這些窮秀才看守着那不多的家當，眼前構成一幅討人發笑的畫面。從

樂昌出發至今已有三個多月了，一路上，大家為了及早逃離日寇的魔爪，日夜兼程的上路，也顧不上儀容和整潔，衣衫的破爛，蓬頭垢面，許多天都未能洗上澡，滿身是咬人的蝨子，只能到有條件燒水的地方，抹抹身子，脫下那一身的污衣，放在沸水中來煮，才可殺死那些可惡的蝨子，沸水面上浮着死去的蝨子像黑芝麻似的一片片。

最後我們安全抵達目的地——粵東的和平縣。那天剛好是農曆除夕夜，街上的商舖全都關門休息，在昏黑的街道上，我又凍又餓，看到前面的大排檔在賣粉麵，從身上掏出僅有的五元大洋，才換來一碗熱騰騰的魚蛋湯，總算是能渡過一個和暖的除夕夜。

在和平縣的第二天早上，我得知農學院的駐地被分配到五華縣岐嶺鎮。唯有再上路，到達後一看，我們的宿舍和教室都同在四周被稻田圍繞着的破廟中。不知甚麼時候，教室的泥地上，有人用泥磚疊起矮矮的一行行的小土墩，再在上面架起長板作為書桌和坐椅，前面還掛上一塊陳舊的黑板，寒風從窗隙門縫間滲入，瓦頂破壞了的地方成了一個個小天窗，陽光就在這些地方透射下來，這就是我們在抗戰時臨時用作上課的地方。

1945年8月15日，一個晴朗的早上，街上傳來連續不斷的爆竹聲，人們湧到大街上大聲高喊着：「日軍投降啦！和平啦！」我心想：我可以背上包袱回家啦！回到廣州啦！也就此結束多年來在抗戰期間東藏西躲的求學生活。

不久，中大散佈在東江一帶的各學院師生，很快就集中在龍川縣老隆鎮的江邊，高高興興地分批乘着木船沿着東江而下，直駛往廣州去，我們要復課啦！

我們到了廣州東郊的石牌，穿過莊嚴的牌坊校門，一座座宮殿式的院舍聳立在眼前，但近看卻徒具四壁，在人為的破壞下，校內原有的發電機沒有了，辦公的桌椅，教室的書桌和椅子、宿舍的鐵床統統都不見了。我們興高彩烈的心像澆上了冷水，我們只好向學校領取一塊畫板當書桌，一張矮木橈靠着牆邊坐，聽着教授的講課，課後回到宿舍也只能躺在冰冷的地板上休息。這樣在戰後生活條件仍然很惡劣的環境下，我很艱難的才能熬過那四年的大學學習生活。

刻骨銘心的一幕

永遠榮譽贊助人 郭鳳華 口述
編委 趙淑琴 筆錄



同安坊是台山華僑聚居的地方，是去廣州的必經之地，當年日本憲兵部駐集在此。

我七歲那年，跟隨母親經過崗哨，見到過路的人都要向「皇軍」90度鞠躬，媽剛好帶着我們排隊通過崗哨，有一個農婦站在我們前面。當農婦彎腰向日本軍鞠躬時，背上的娃娃被弄醒了，突然哇哇大哭起來。「哇」聲剛落，日軍的鎗尾劍已把BB從婦人的背上向空中挑了起來，霎那間，孩子跌到地上，立即失去了聲音。

那不到一分鐘的景象，把當時只有七歲的我嚇得手腳發軟，我險些兒也叫起來，幸而旁邊的母親慌忙把我的嘴掩住。媽帶着我90度鞠躬，並立即把我拖走。廣州淪陷之後，我本來可以留在該地讀書，只要每星期多上一節日文課。然而，當時只有九歲的我，情願跟隨姐姐往內地讀書。七十多年過去了，嬰孩被殺的一幕仍歷歷在目，當時的驚恐、憤怒，也始終未能釋懷。我不願意留在那可怕的地方。幾年後，我輾轉來到了香港。



戰時追憶

會員 陳翰遠

日機來襲，香港淪陷

小時候家住上環干諾道西靠南一側的房子，那些房子都是四層高的樓宇，一字排開，天台相通；而干諾道西的北面還是維港的南岸。住在這些房子裏的小孩經常上天台玩，便很自然相識了，也成了好朋友了。他們經常預約上天台相聚，做遊戲啦；放風箏啦；講各自家裏的故事或自己的遭遇啦；一道觀賞海景啦，真夠快活的。

可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軍攻打香港，我們這一群經常在一起玩的小傢伙也被打散了，被迫分開了，幾十年來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

那是聖誕節的時候吧，我們又相聚在一起，玩耍完畢，各人便把從家裏帶來的餅乾和糖果之類的零食，湊合在一起，一塊兒享用，樂極了。忽然不知從哪兒傳來「鳴，鳴……」的聲音，更有小朋友大聲叫喊：「飛機，那是飛機！」小朋友們都朝飛機飛的方向望去。哦？飛機的表面還有紅色的圈兒呢。就在這時候，從飛機上扔下什麼東西來了，接着海上起了巨大的高高的水柱，還有船著火了……，我們看呆了，但是像是看熱鬧似的繼續看下去，不想離開。就在同一時間，有家

長上天台找兒女了：「日本鬼子的飛機來轟炸了，還不趕快回家，快，快……。」小朋友們似懂非懂：「是嗎，鬼子來轟炸了。」既然大人們都在吆喝，大家只得乖乖地回家。有小朋友還天真地說：「明天再來玩。」現在回想起來，可說不知天高地厚了。

天台頓時沉寂下來，靜寂得嚇人。

回到家裏，大人們圍成一圈，像在議論什麼大事，我聽見父親說：「這裏危險，住不下去了，暫時搬到那裏去住呢？」祖母提

議搬回汕頭街的舊居，她的說話最權威，大夥兒同意了。情勢危急，大家立即行動：婦幼先行，男人殿後，由二伯父留守大本營。各人略為收拾細軟，便伺機出門啟程。

自幼祖母最疼我，她要我與她同乘一輛黃包車。車子沿現今的金鐘道（當年是皇后大道東西延部分，還沒有拉直並取名金鐘道。）往灣仔方向奔去。路上，祖母恐怕我看見逃難的人群那種驚慌失措，甚至悲慘痛苦的情景，曾吩咐車夫把車前的擋風布簾縛穩，可好奇的我卻透過裂縫偷看路上的一切境況。哎呀，天啊！太嚇人了，祖母的做法是對的。我看見一輛黑色小轎車撞到一根電線桿上，車頭冒煙，車門打開，有乘客被拋出車外，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可能傷重而去世了；有大人和小孩坐跪在他身邊嚎啕大哭，呼天搶地，可是沒有發現別人伸出援手，也沒有看見警察或救護車在旁邊，嚇得我趕快閉上眼睛並且躲在祖母懷裏。

不久，車子停下來，我們馬上進入汕頭街舊居所。我們驚魂甫定，還來不及喝上一口開水，又聽見「鳴——鳴——」警報聲，大人說日機又來轟炸了，嚇得人們拼命躲進設在灣仔大佛口的防空洞。洞裏燈光昏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而空氣就更加污濁了，噓得人們不住咳嗽；小朋友放聲大哭大鬧，但是大人們嚇唬他們：「別哭，要是讓鬼子知道了，他們會把大家抓去的。」小朋友們果真害怕了，暫時不敢哭鬧了，可憐啊！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大家又聽見「鳴——鳴——」警報聲。有人說這是解除空襲的警報聲，大家可以跑出防空洞了。人們舒一口氣，魚貫走出可能是平生第一次被關進去的防空洞。人們走在街上，各自尋找回家的路，而臉上凝重的表情也稍稍緩和下來，雖然敵機隨時再次空襲的危機還存在的。

幾天沒有遇上日機空襲了，大人們議論紛紛，有的說日軍登陸了；有的說英軍投降了；有的說不管怎樣，我們要回家鄉了。回家鄉？這不就是父親他們幾天來在籌劃的事情嗎？家鄉太平嗎？日本鬼子會攻打家鄉嗎？我這些天的見聞和遭遇，竟然令我懂得思考問題。

禍不單行

家裏除了二伯父和姑丈留守香港的房子，幾乎所有人都暫時撤離香港回鄉避戰亂。父親和祖母他們都很忙，經常來回奔走於上

環和灣仔兩居所之間。這一天，我和祖母乘黃包車回汕頭街的家，我累了，便睡著了。忽然，我聽見祖母大叫：「哎呀，痛死我了，我的耳環被強盜搶去了！」她的雙手捏着兩耳，臉上現出極為痛楚的表情。車夫馬上停車看個究竟。原來路上有個強盜發現祖母穿掛金耳環，便從後面強把耳環拉下，然後逃之夭夭。還好金子是軟性的，耳環的接口也活動的；祖母的耳垂雖然紅腫，卻幸好沒受太大傷害。車夫安慰祖母幾句，緊接着說：「時局不好啊，現在香港成了三不管的地方，亂糟糟。據說在街上隨時可以發現被棄置的警察服裝、警棍或槍支，匪徒或者無以為生，被迫鋌而走險的人要作案，方便極了。老太太，如果沒有必要，就不出門吧。」祖母謝過車夫的關心，然後要求他加快腳步，送我們回家。我聽出祖母話音急促，摟住我的手也顫抖了。

我們來到家門前，我剛要大聲喊：「爸爸，媽媽，我們回來了，祖母她……」但是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情出現在眼前了——原來家門大開，客廳裏空無一人，家具有些凌亂，祖母知道出事了，她明白慌張無補於事，就大聲問道：「人呢，都跑到哪兒去了？」

我也尖叫幫腔：「爸爸，媽媽你們都在哪裏？」這時候我們發現有一間睡房的門是關着的，我天真的本能的想把門推開，可是祖母一把拉住我，還說着我聽不懂的話「別輕舉妄動」我疑惑地望着她，她又示意我別出聲，並且把耳朵貼着門板，大概想了解房子

裏的動靜吧！也就在這個時候，祖母這才發現房門是被反鎖着的，於是她設法撬開房門。

從房子裏出來的原來是父親他們，「我們被打劫了。」媽媽告訴祖母，聲音有點顫動。

我像邀功似的，說：「祖母的金耳環也被強盜搶去了。」大家聽了，面面相覷——當時我不懂得他們做什麼？只覺得大人們可能遇上什麼大事了。這

時候父親好像想起什麼似的，還一聲不響，逕自跑向牆角，取來擺放在哪兒的幾根準備當作拐棍的竹竿；母親會意了，也急忙走進睡房裏，拿出衣肩和衣角曾經補丁的外套。我看傻了，原來這些東西都有秘密：父親打開竹竿上的「機關」拿下不少港幣和金首飾；母親用剪刀剪開「補丁」，取出同樣的財物；姑姑也趕忙從夾層的襪子裏拿出不少私貨。

我留意到祖母的臉色本來是憂愁的，緊張的，現在看見這些重要的財物都還在，她放心了，臉色寬鬆了。她嘴裏念念有詞：「這些錢財要是被搶去，我們就沒有回鄉的路費，就算回到鄉下也難以生活了，我們就只能夠繼續留在香港受苦了，真是佛祖保佑——祖母是信佛的。」

接着，她像下命令似的說：「各人先把錢財放回原處，誰該負責拿着的東西，負責到底，絕不離開半步。」各人點頭表示明白她老人家的要求。姑姑說：「不回到鄉下我不換襪子。」母親說：「就是晚上睡覺，我也穿着這外套。」父親拿了一根比較重的竹子，祖母笑笑，指着比較輕的拐棍說：「這當然是我的了。」她還吩咐我要經常提醒她別在什麼地方會落下這寶貝拐棍。祖母想得真周到，我一派正經地說：「知道了」。母親還不放心，便一再叮囑：「真的記得才好」。

家裏大人們的這些舉措，在逃難的路上很管用。我們回到家鄉的時候，財物都「平安無事」非常幸運。原來，逃難的路上，難民們除了要防避戰禍，還要預防強盜，人們都設法「財不可露眼」。那種兵荒馬亂的日子，兵匪不分：兵要增加糧餉；賊要搶劫錢財，遭殃的自然是難民了。

在日軍佔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裏，我們一家人除了二伯父和姑丈留守香港，全部人都逃回故鄉避難。我們被迫學習務農，以為可過太平生活，但是當年的腐敗政府守土無能，保護不了平民百姓，不久，家鄉也淪陷了。日本鬼子侵略者當道，徹底改變了我的童年生活，我和千千萬萬的兒童一樣過着遭遇戰亂、逃難、驚慌、饑饉、受辱的日子。

七十多年過去了，當年事還歷歷在目，我畢生難忘啊！

堅決不做亡國奴

會員 蔡松英 口述
副會長 何景安 整理



蔡松英，1925 年出生，在香港被日軍攻陷時，她只有 17 歲，毅然投身抗日戰爭，離開家庭深入荒蕪的新界鄉郊，組織村民建立游擊隊做「敵後工作」，抵抗日軍，她多次與死亡擦身而過。經歷了既驚險又艱苦的日子。

早在 12 歲時，蔡松英即組建了「螞蟻兒童合唱團」，並自任團長，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在港九各地演唱抗戰歌曲和抗戰話劇。

淪陷前香港的抗日氣氛已很濃厚，經常會有救亡活動，如號召「一碗飯運動」和抵制日貨等。1941 年 12 月，正讀高中一年級的蔡松英見證了日軍入侵香港的過程，12 月 8 日那天早上 7 點多鐘，日軍飛機便來轟炸，在當天早上的學校例行周會上，老師說，你們今日聽到的轟炸聲不是防空演習，是日軍轟炸香港，我們的學校只能停課，什麼時候復課，到時再通知你們。自那天起，蔡松英失學了。

香港淪陷後，蔡松英參加了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在游擊隊交通員帶領下，從九龍市區步行經沙田、大埔，走吐露港海邊沙灘，又攀山越嶺，和游擊隊交通員保持距離，以免被日軍懷疑，終於走到新界東部的烏蛟騰村目的地。後來在西貢、沙頭角、鹿頸村等地活動。

她明白到，要把日本鬼子趕出香港，這條路會有很多困難，要付出很多，甚至犧牲性命。

蔡松英負責民眾倡導工作，在香港新界發動和組織民眾，配合游擊隊的抗日鬥爭。當年，一首打油詩就生動介紹出他們的工作任務：

抗日時期尚少年，三同落戶學耕田；一身轉戰十鄉嶺，兩隻蘿筐過敵前。

動員各階層救國，白天勞動晚宣傳；兒童村婦齊覺醒，通訊運輸夜不眠。

有一天，因有叛徒出賣，日本人到新界的鹿頸村來捉他們，她當時正在鹿頸村，幸好她扮成「客家妹」蒙混過去，後即安全撤出鹿頸村。

當時要開展抗日宣傳，要「過三關」，一是學講客家話，以方便向客家村落的鄉民宣傳；二是學習赤腳走路，養成厚厚的腳板，不會給有刺的植物刺傷；三是要學會黑夜行路，記住「黑泥白石光水氹」的口訣。此外，還要在山上露宿，克服寒冷雨淋的困難環境，食物無保障，生活非常艱苦，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日子，她在村裏住宿就不到三十天。能堅持下來，是由堅決不做亡國奴的理念而支撐的。

在他們的努力下，幾百人的新界烏蛟騰村，九成村民組織起來，成為抗日的力量。

她說：「我生於香港，長於香港，在香港讀書，是個香港女。回頭看看我的腳印，雖然經歷了既驚險又艱苦的日子，但對參加抗日的選擇，我是無悔無憾的。」

某一年亞洲電視的「感動香港」選舉，蔡松英就成為候選人之一。



► 大埔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

不入史冊的故事

——保衛香港（節錄）

名譽會長 江紹倫

在劍橋遇見許多愛中國或中國文化的學者，但是，對中國苦難感到切膚之痛的，則要算布蘭域治教授（John Branwich）。我們見過數面後，他告訴我一個憤怒而驚心動魄的經驗：

「我是 Middlesex 兵團的少校，1941 年駐守香港。日本鬼（英國人稱 Jabo）攻打時，我們英勇地防衛了十四天，在一切條件欠缺下擋住日軍的狂攻，最後失敗了，亦預定了整個殖民帝國的落敗。勝敗是兵家常事，不足惋惜。但是，聖誕節那天，我在赤柱聖士提反學校親歷的慘劇，說明了日本鬼子的兇殘，沒有人性，和戰爭的罪惡。它使我終生難忘，而且無法原諒鬼子的醜行。一個教育程度頗高的民族，竟然可以做出完全違背天良的集體行為，一定有深層的問題，儘管我們不知道那是甚麼。」

布蘭域治教授拿出一本他鄭重珍藏的紅色小冊子請我詳讀。

我揭開書皮，看到扉頁上載著的二十個簽名，盡是劫後餘生的英軍的，而且多數寫上動人的懷念或勉勵句子。這本書名為《香港義務防守兵團於 1941 年 12 月為香港而戰的行動實錄》，1953 年出版。書序說明：「為了對香港兵團公道，我們有需要記錄此事實。這些事實是我們當事人十分清楚的，但不一定為將來的歷史學家所知。」

六十一頁書詳述了香港當年的景況；英帝國的傲慢和對黃種人的輕視，日本鬼子對囊括亞洲的野心及他們處心積慮而精心部署的對香港的滲透，蘇格蘭及加拿大兵團的英勇與無奈，香港人的堅韌與英勇，以及鬼子的瘋狂與兇殘。

為了響應該書珍惜歷史的真誠，這裡翻譯了它對聖誕節一天的記載，希望讀者銘記那不可磨滅的史實。

「赤柱聖士提反男書院被徵用為緊急醫院。禮堂裡臥著 65 名傷者，另加 30 人散佈在旁邊的課室。醫務人員由 D.R.Black 中校和

J.Whitney 上尉領導 6 名軍醫負責，由軍醫院派來的護士長，四名華人護士，聖約翰救傷隊護士共同輔助。大家都穿著白色制服，配上明顯的紅十字標誌。

聖誕節清晨 5:30 時，一大群日軍闖入醫院。白勒醫生站在大門中央，手指制服上的紅十字，說這是醫院，不容任何軍人進入。他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到港後行醫五十年。此時，他正氣凜然地站在門口。一名日軍橫了他一眼，行前向他頭部開槍，然後用刺刀不斷插刺他倒在地上的身體。韋尼上尉明白大勢已去，拔出配槍射死一個日兵。他也即時給鬼子按下，用刺刀殺死了。

日軍一擁而入，舉著刺刀瘋狂地刺殺病人；有人挑開傷者的繃帶，用槍柄猛撞傷口，有人割下病人的舌頭和耳朵，有人劈下人頭拿來狂笑。不一刻鐘，全堂的傷者悲壯地犧牲了。

鬼子又把護士們趕入一間小房，每次拉出三人，脫光衣服，推在鮮血淋漓的床上輪姦。完了又推入房裡另換三人，無人能幸免。他們每姦完一次，旁邊的人即高喊一聲『笨者』（萬歲）。

下午，朔風透骨，松濤悲咽。鬼子軍官趕著赤裸的華人護士和沒死的傷兵，把課堂的桌椅搬到球場中央，然後把屍體拖出架上。點起熊熊烈火。一時，腥臊焦臭的氣味夾著烏煙直衝蒼穹！」

當布蘭域治教授告訴我。他是當時參予拖屍體焚化的傷兵之一的時候，他滿臉淚痕，眼睛裡藏著憤恨與憐憫。他是在鬼子亂刀插殺病人時跌倒地下，給多具屍體壓著的。過了好久，鬼子整理場面，才讓他活過來。他識講

日語，又懂日本文化，知道日人相信，凡是必死而生的人，都有神靈庇佑，不能侵害，就向鬼子說明自己是死裡逃生者。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會員 郭魂

日本侵略軍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佔領中國東三省，立即引起全國人民強烈的憤慨，在香港的中國人，同樣表現出同仇敵愾，體現了中華民族浩然正氣，大家不論貧富，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愛國抗日運動；下面是我在香港直接經歷的幾個故事。

可敬的老師

我是個九十多歲的老頭了，1921年出生於香港。日軍佔領東北時，當年我就讀於油麻地西貢街的孔聖會小學。任教國文課的尹士諤老師，講授孟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時，詳細以日軍侵華為例，強調中國必勝，因為日軍侵華，在天時、地利、人和都處在反面。強調只要大家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勝利是屬於我們的。同學們聽得十分開心。

尹士劍老師教地理課，他自己制作了日軍侵佔東北的地圖，還展出了報刊、雜誌上刊登的日軍搶掠燒殺，強姦婦女，姦後刺死，曝屍街頭的等等照片。

他講了東北的地理資源、人民風俗，還詳細說了日軍的種種野獸暴行。說呀說呀，他也噎制不住，泣不成聲。我們全班同學，亦隨之飲泣。後來，尹老師高呼口號「打倒帝國主義！誓死收復國土！」我們全體同學站起來，響應高呼口號！尹老師還教我們唱「義勇軍進行曲」。

兩位老師對我的教育，至今不忘。奠定了我一生為人的方向。

天后廟前的故事

當年我家住在油麻地廟街，天后廟前的榕樹頭廣場，食物、衣物的大排檔很多，還有臨時擺設的醫卜星相，賣藥的、賣武的、耍猴的、還有在鴉打街講古說書的，是我的好去處。

在那裡至今令我難忘的有幾件事：

當時東北抗日游擊隊司令是馬占山，而報上幾乎



天天都有報導游擊隊的消息。而且有海報貼在榕樹頭的樹幹上，引得途人圍觀。一有勝利消息，不論大小，馬上就有「號外」上街叫賣。有幾次在凌晨兩點，忽然爆竹轟鳴，原來是游擊隊打了勝仗！有時，一天有多次號外出版。

有一天中午，榕樹頭廣場，來了一個大隊伍，前列的高舉著「誓死抗日」及「打倒日本侵略者」的橫額。一位領隊正站在高台上演說，慷慨激昂，又高呼口號。忽然，街尾人群出現混亂。原來來了大隊英軍，前來驅趕遊行隊伍。

那隊英軍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槍，要拘捕台上演說者，但為台下人阻攔，彼此推撞，一個青年受傷倒地。

我被人群擠到上海街的靜處，最後跑回家來，這件事，使我認識了，香港英國統治者的嘴臉。

過了幾天，我看見上海街一些布匹商店，把店內的日本布匹，搬出街上，又有其他售賣日本貨物，也搬到街上，用火焚燒，並聲明從此不賣日貨。

住在廟街的居民，也都紛紛把家中原有的日本製的用具、衣服，也扔到街上，一堆一堆，全街填滿，高達一公尺左右，人們又說從今不買日貨。

這時期，我看見榕樹頭一處冷飲大排檔，貼上了一副對聯，寫道：

烈日逼人，試問同胞思雪否；強鄰犯境，敢教暴敵獻頭來。

又見一童裝大排檔亦有一副對聯：

何堪上國衣冠，淪於敵手；誓把惡鄰盜匪，逐出家門。

還有一些檔攤貼上抗日的對聯的寫作，更知道中國人的應有責任。

一仙捐獻運動

一九三五年我在香港德輔道中永安百貨公司做工。當時，由中賬房郭家東、黃思發起，響應宋慶齡國母號召，實行每人每日捐獻一仙（銅幣）救濟難民。當時，全公司五百多員工都參加捐獻，於是成立捐獻分會，長期捐獻。當時也得到董事長郭泉、總經理郭琳襄支持，並在店內設臨時捐獻站。正是上下一心，貧富合力，以求積少成多，長期抗戰，直至勝利。

抗日戰爭初期在香港，我所經歷的幾件事，至今難忘，前事之不忘正是後事之師也。

守滬的淵源

名譽會長 徐守滬 口述
編委 梁伯鉅 訪問



徐守滬，前香港政府教育署高級助理署長。守滬，1938年昆明出生。堂兄守淞，兄弟二人，一名守淞，一名守滬，其名字與我國抗戰歷史大有淵源。

據守滬憶述，其尊翁徐義衡，北大經濟系高材生。徐翁畢業後即投筆從戎，加入十九路軍政治部工作，駐守上海區，不久日寇入侵。十九路軍指揮官蔡廷鍇將軍委徐翁為參謀，借調淞滬警備司令部任職，官階少校，後累功升少將，專責與上海社團聯絡，故與青紅幫諳熟，聯手抗日，多場戰役，均能克敵。後十九路軍轉進福建，蔣介石故不發餉，刻意改編十九路軍入蔣軍，因此，十九路軍遂轉投共產黨。徐翁亦退役，從事金融工作。

徐翁有弟心芹，亦有參與淞滬戰役。兄弟相約，異時二人有子，先出生者名守淞，次出生者名守滬，蓋徐家世代排名，至守滬世，以守字排輩。名守淞、守滬者，蓋紀念其父曾參與舉世聞名之淞滬戰役也。

守滬言，其母當時以戰事緊逼，從上海乘楫往海防，假滇緬公路入雲南，故守滬乃出生於昆明。

抗戰勝利後，上海籌建十九路軍紀念館，徐家抗戰文物，俱度藏於此。守滬稱：其父曾携彼於上海拜謁蔡將軍。



▲ 十九路軍指揮官蔡廷鍇將軍視察部隊

狙擊日寇登陸

會員 張昌仁

張昌仁，1921-2014，前中學校長。

我出生於1921年。

大約是一九三九年十月中吧，晚飯過後，隊員們三五成群在廣東高洲西岸紅花廟的草坪上，有的圍成一個個圓圈，有的沿著鑑江河岸漫步，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討論著今日下午黃教官講述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與戰術」。正在談得起勁時，忽然「噠噠噠……噠噠噠」的緊急集合喇叭聲傳遍了整個西岸。大家急忙跑步到隊總部集合，很快地排成了整齊的方陣。隊長走出來宣佈：「隊員們：現在接到命令，日寇有一艘戰艦在廣州灣外游弋，日軍可能登陸遂溪縣。我們明日凌晨三時起床，食飯後四時出發，急行軍去堵截日寇。除了槍枝子彈，手榴彈及一張毛毯一頂蚊帳外，其他東西全部寄存在隊部。」大家聽後，既興奮又緊張，終於可以和日寇決一死戰了。返回營舍，隊長雖然三番四次叫大家好好休息，以便迎接明日的急行軍。但是大多數隊員都在碌架床上輾轉反側，盤算著怎樣才能多殺幾個日本鬼子。



▲ 我國第十九路軍與第五軍在上海並肩作戰，英勇抗敵

凌晨三時起床喇叭聲響起，大家早已穿好軍服。很快吃過早飯，不到四時，已經人人雄赳赳，氣昂昂地排好了隊伍。一聲出發令，千多人的隊伍，就沿著鑑江兩岸前進。雖然是十月中了，但爭秋奪暑的酷日，仍然曝曬得大家都汗流浹背。酷熱加上口渴，令人有點吃不消。到正午十二時左右，總部下令就地休息一小時，有些人飯也顧不得吃，倒頭在樹蔭下就睡著了。

過了廉江縣，快將接近遂溪邊境了，這時夜幕低垂，已是晚上六七時了，為了早點到達目的地，我們捨大道而走小路。過度的疲勞，加上又飢又渴，腿子已經不聽話了，忽然骨碌一聲，我踏個空。竟跌下三尺多深的田裏了。我隊的機關槍手盧君（名字已經記不起了，只記得他是香港長洲的警察，為了抗日，參加了香港青年



▲ 1938年春，日軍兵分兩路進攻徐州，中國軍隊扼守徐州門戶台兒莊，以重大犧牲擊敗日軍皇牌師團，史稱「台兒莊大捷」。

回國服務團，隨後和廿多個團員參加了學生隊。我一九四八年來港後，多方打探也找不到他的消息。）一個箭步跳落田裏，扶了我上路，還幫我揸了那枝七九步槍。而同隊的老友梁光煊立即送過水壺，關心地说：「喝口水吧，我們還得趕路哩！」真是渴時一滴勝甘露，飲了幾口水，精神為之一振。（我的水早已喝光了），終於可以趕

上大隊了。說真的，我們這一群中學生出身的隊員，平日鍛煉太少了，要背這麼重的裝備，又要在烈日下急行軍百多里，只有在求戰的決心下，以堅毅的意志，去戰勝肉體上的疲勞，才能完成這艱難的任務。晚上九時多，總算到達了目的地——遂溪縣。我們就在麻章附近紮營。當地的農民兄弟已煮好了十多擔開水等著我們。那些隨隊的婦女服務隊，則忙著為趕路傷了腳板的隊員敷藥包紮，忙個不休！

由於我們的及時趕到，當地農民覺得有了一批士氣高昂的青年戰士，大家的鬥志更為高漲，也大大增強了戰勝日寇的信心。而且情報也顯示，或許敵人知道我們有了準備，敵艦並沒有什麼異動，而鄉民又送了很多番薯和甘蔗來慰勞我們。於是決定開個軍民聯歡大會。「軍民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怒哮聲，響徹了寸金橋的上空。

那時，廣州灣（即現在湛江市）還是法租界，經過張炎將軍的交涉，租界當局竟准我們可以帶著刺刀和手榴彈等武器入去。這是破天荒的事哩！

過了數天，日寇不敢強行登陸，那艘敵艦就駛走了。於是總部下令我們返回高州。而廣州灣的愛國商人，還給我們每人送了一頂越南式的通帽。沿路上有些民眾見我們穿得這麼整齊，叫我們做「威威兵」呢！

青年時代的一段回憶，由於打下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時代烙印，成為了我一個難以忘懷的故事，撫今追昔，風雲歲月的變幻令人感慨萬千啊！

附註：「一二八」上海抗日名將張炎將軍，當時任廣東七區專員，於一九三九年夏在高州西岸紅花廟成立「學生隊」。招考初中以上畢業的學生接受軍事及政治訓練。南路有數千人投考，結果取錄一千人。學生隊分為十中隊。每日上午軍事訓練，下午則上政治課。政治課講政治經濟學、民眾運動、哲學、社會發展史、政治學等。當時的教官有陝北抗日大學來的，有清華大學來的。一九四零年春，學生隊因遭國民黨的強大壓力而被迫解散。但革命的火種，卻從此散播到南路各縣市了。

「窮」快活的日子

創會副會長 羅萬明

羅萬明，1921-2014，前中學校長，本會創會副會長。

「火燭呀！火燭呀！」一個小伙子，在屋旁向樓上的窗口大喊。霎時間，一小隊人馬，匆匆飛奔而下，迅速圍聚在屋裏的飯桌，倒是笑嘻嘻的。原來這是他們自創的開餐的口令。初時，附近的人，聽到大喊火燭，也不免驚惶。久而久之，對發出這樣時間性的開玩笑的號令，大都已見怪不怪了。

就是這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學生哥，在上一世紀四十年代之初，走到粵北連縣一個偏僻的小村。他們大概十來個志同道合的，租了一間村屋，住在學校的附近，往後的學習生活，就一夥兒自行解決了。

我們找到一所較大的房子，屋主可能是一個較富有農民，人很忠厚、善良，供應我們一切的傢俱和廚具。我們大家都沒有錢了，租金可以拖欠；沒有米，也暫借給我們，連燃料的谷殼，也免費供應；遇有小病，他會給我們一些草藥。他甚至說可以開刀，為我們施手術。這一點，我們只好銘謝了。畢業時，要離去了，我們還沒有錢還債，便向屋主說明，他也表示諒解和信任。後來一姓關的同學，攜款回去清還，並對屋主表示我們深深的謝意。我們因為有了這份同情和支持，才可以度過不少生活上的難關。

我們在這裏，學會了到墟場選購食物，回來煮飯、炒菜，也慢慢懂得用一小撮、一小撮的谷殼，投進灶內，拉風箱，使火紅紅的燒起來。最後做成一桌子的飯菜，不再是飯來張口了。

大夥兒沒有為了生活的困迫而苦惱，卻是學習認真，生活充實、愉快。而課餘，便各有所好：參加文社、讀書會，用心學習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參加文藝、歌詠、戲劇、體育和宣傳抗日等活動。還有一些同學跟一位姓趙的學長學習聲樂，不時早晨到山崗上練唱，悠揚的歌聲在群山中迴盪。後來這位師姐，進了中央音樂學院，現在是一位教授，還在輔導研究生。

1942年初，我們要到縣城演出造型的黃河大合唱，演唱「旗正飄飄」、「歌八百壯士」等節目，籌款勞軍。大夥就背負起佈景板、

道具、樂器、翻山越嶺，徒步六、七十華里，都不以為苦，沿途還大唱抗日歌曲，振奮得很！結果，演出很成功，備受讚賞。

在村裡，不時有學友生了發冷病，治這種病的藥品，在當時十分貴重而難得。一位姓方的同學知道了，就輾轉把特效藥「見蓮丸」不斷送來。去年在北京，和他談起往昔的此事，一同都付笑談中。

另一位姓吳的同學，患了重病，往縣城住院留醫。有同學就主動赴醫院陪住同一病房，隔床相對而臥。醫生說，不如分房吧！答曰，就在這裏好照顧。後來吳同學被轉送回家調養，過梧州時，到醫院照肺，得知結果，是晚期的肺結核病。不久，他就去世了，令人惋惜！而陪同的人，不知是否有較強的免疫力，如今可幸還健在。

最後，說到我們這一夥，不知怎的，形成了一項不成文的習慣，不論那一位室友，收到經過千山萬水的曲折旅程才到手的錢，都樂意毫不保留地用以安排大家的生活。想起來，這可算是一項小發明吧！那就算是這些小夥子的一點創意好了。

彼此長久的相依、相敬，以及心靈上的相通，由此結成了深厚的友誼，真可謂情深誼長啊！

畢業了，大家初步成長了，於是各奔赴五湖四海。他們過往，為祖國、為社會，都作了一定的貢獻。如今，大都退下來了。驀然回首，六十多年過去，大家偶爾有機會再次相聚，都十分珍惜。歡笑間，豪情不減當年，回想過去艱苦窮困的日子，大家都大笑一番回應。人生的故事多精彩，都讓她留在往昔的歲月中吧！

令人永遠懷念的友誼，令人永遠懷念那一段學習生活的日子啊！難忘這「窮」得快活的日子！



▲日本高壓統治下，大批香港居民離港返鄉。

日寇鐵蹄下的香港

副會長 何景安

打仗了

1941年12月8日，是星期一，按例是上課的一天。可是蔡校長宣佈今天不用上課了，大家立即回家。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既是如此，便興高彩烈的隨哥哥返家去。從學校回到家裏，回家的路並不長。電車路上有不少人在議論，人人面色凝重，聽說要打仗了，啟德機場上空的飛機在空戰，是真的，不是演習。後來，商店紛紛關門，爸爸又著伙計去搶購幾包大米，但大米沒有了，抬回來的是幾包麥片，後來我們每天都吃麥片，沒有肉、沒有菜，只有一些鹽，天天如是，使得我一見到麥片粥便怕怕。但這比起連這些也搶購不到的人已是很幸運的了。



▲一批日軍進入新界

戰爭打起來了，我們住的是四層高木樓，經受不了轟炸和燃燒彈的襲擊，幾姐弟便分散到居住在石屎樓（混凝土建築物）的親戚那裏去，媽媽給我們每人一筒「斗零」大約每筒是二十個，計算起來是港幣一元吧，這是準備萬一有意外，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全家人無法團聚，這一元錢便是救命錢。後來這筒「斗零」紋絲未動，交回媽媽。一元錢在當年已不是一個小數目，記得和哥哥一起上學時，要在回校路上的粥店進早餐，兩兄弟各吃白粥一碗、油條共一條，兄弟倆各半邊，合共費用是一仙，物價並不昂貴，如此一

元錢便可供兄弟倆吃100天早餐了。但如果真要動用這一元錢，可能不夠一星期的使用，以後或會餓死在香港街頭。

晚上燈火管制，但聽得金鐘兵房頻頻中彈，兵士們的呼叫哭喊聲遠至灣仔也略可聽得到，淒厲恐怖，現在雖然已過了七十多年（1941-2015），情景仍歷歷在目。

淪陷的一夜

經過了只有18天的抵抗，英軍無力招架，聖誕日宣布投降，那時候，街上的後巷丟棄了許多鋼盔、槍枝和防衛隊的制服，人們不敢撿

拾回家，而一些「勝利友」、

「發財友」卻撿起槍枝逐家逐戶敲門勒索或打劫，把上了刺刀的長槍從門的縫隙直插入屋內。厲聲呼喝開門，我們都很害怕，如此一批又一批的前來「發財」掠奪，市民苦不堪言。他們主要劫奪現金，有時值上幾個錢的物品也會難以留得住。據說剛淪陷時，日軍指揮部為佔領香港而宣佈「大放假」三天，日軍到處搶掠燒殺「狂歡」，可香港居民便遭劫難了。

日寇鐵蹄下

在日寇佔領香港的日子裏，香港城市人口由戰前的200萬人減至60萬人。人口銳減，一方面是市民逃難返回廣東等地的農村去，另一方面留在香港的則是飢寒交迫，生活極度困苦，經常是斷糧、斷水（要往山澗擔水或鑿井取水）、斷電（夜間就以火水燈「煤油燈」作照明，常因不慎而釀成火災）。市面蕭條，許多工商業活動停頓，廠房空置；加上戰事破壞，到處是倒塌、燒毀的房舍，一片頹垣敗瓦，以前的運動場和休憩空地，都堆置瓦礫垃圾。市民失業，無以維生，生命也朝不保夕。全港街道和店鋪。凡有英國人名字的都得去除，改為日本的名字，如昭和通（皇后大道）、明治通（德輔道）、八幡通（莊士敦道）等等，商號店鋪也被迫改用東洋一類



▲在日軍狂轟濫炸下，港九市區多處陷入火海，死傷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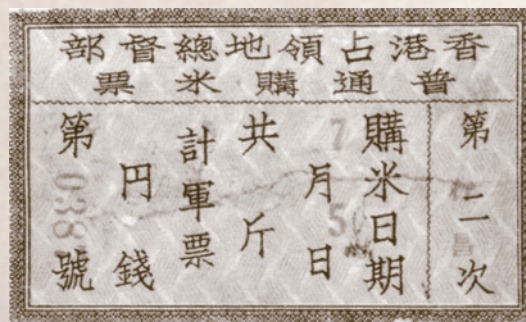
的名字，例如半島大酒店改名松本大酒店、連卡拉佛改為名古屋，公元1941年改為昭和十六年，香港也改名香島，星島日報改稱香島日報等，以日本化代替英國化。一些區域比較堅固整齊的樓宇，如灣仔近海旁的干諾道東到洛克道間一大片混凝土建築的房屋，原住民客都被限令在三天內驅逐離去，變為日軍的慰安區（日軍妓寨）或日本人的居住區等，一般中國人禁止入內。香港中環匯豐銀行和九龍半島酒店等具規模的建築物，都被徵用而成為日本總督的總部和日本軍政府總部，許多學校無償地被徵用成為日軍醫院。所有西籍人士則必須進入集中營受拘押看管。

日軍經常實施戒嚴，以搜捕游擊戰士和愛國人士。戒嚴之時，全屋包括地下和樓上（當年香港的房屋並不高，一般是兩層高到四層）連患病、老弱、嬰兒的所有住客，都必須按戶籍冊的次序（門口掛有木牌，列明居所內男女共多少人），由「世帶主」（戶主）領，依次排成一列站在街外，以備檢查。日軍則持著長槍、上了刺刀，由隊長騎著馬率領，帶備軍犬逐家逐戶仔細搜查，需時頗長，市民就長時間列隊站在街上，難以休息。如有窩藏陌生人或不足戶籍所列人數，全家便會受懷疑、牽連或被逮捕，一進憲兵部，便生死難卜。

平時日間步行路經港島來往東區到中西區幾乎是唯一通道的金鐘樽頸地方，須向海軍船塢門前（現金鐘地鐵站和統一中心）站崗的「皇軍」作90度鞠躬，否則會被喝令返回受掌摑或射殺。此外，路上隨時會被截停盤問和搜查，一有懷疑，便拘留到花園道口原美利樓的憲兵隊總部受盤問和灌辣椒水、吊飛機、灌水、竹片插手指等酷刑，少數能獲釋回家者身體已被折磨傷殘損害，並已幾乎耗盡親人值錢之物去賄賂相關人士以獲釋放，許多則是一去便失蹤而難以返回。

糧食短缺

由於糧食短缺，米糧供應受限制，初期每戶憑戶籍冊每人每日排著長龍輪購混入沙粒的碎米六兩四，長龍按劃定的黃線規



▲日佔時期的購米票。

定排列，排隊者隊列略有差錯，便被日軍用槍托毆擊或刺刀劈殺，有些日軍或會對犯規者處以罰跪痰盂上一小時，在西環海旁輪米者，則被扔到海裏，這些已屬極度輕微懲戒了。後來供米改為每人每日三兩六，而且米是浸了水濕濕的，實際就沒有原規定的重量，按一般成年人每天要吃一斤米，而當年缺油缺肉，三兩六怎麼夠人們充飢？不久後就連這一數量也無法保證。許多人都要購買價昂的黑市米和麵粉，或改吃雜糧和代用品，甚至要吃上搾去油用作肥料的花生麩、豆腐渣、蕉樹皮、觀音土之類不能消化的非食物，目的是要把腸胃塞得滿滿以填飽肚，不覺得餓肚子，許多人弄得身體變壞，皮黃骨瘦，面形枯槁，或因欠缺營養而患腳氣腫，腫至及膝便非常危險，因此而致死的就常常發生。

人們就業，能獲得兩餐（粥水）一宿便已屬很幸運的人。一些在供應日本人用膳的餐廳，常有帶飯粒的水從廚房污水槽流出街外，人們便蹲在污水渠口用竹簍承接流出的水和飯粒，揀去垃圾，以便回家洗淨之後煮粥來充飢。

許多飢民在鬧市強搶食物，立即塞入咀巴邊嚼邊逃跑，即使被逮也無法退回口中或吞掉的食物，飢民用被毆打一頓的代價以換取一點點食物，確是非常悲慘的選擇。我在算最熱鬧的中環就遇上這麼一幕：當年我才剛過十歲，在中環街市側抱著小妹妹，買了一個麵飽給她。還沒吃上便被飢腸轆轆的小饑民突然一把搶走，妹妹沒想過會有這樣的衝擊，哭了，我放下妹妹，急急跑步追趕「小賊」，希望把麵飽追回來，約在五、六十米處就抓住「小賊」，可



▲日治時期，香港居民出入隨時受到日軍搜查，拷打甚至殺害。

他已把麵飽塞到口裏，咀巴滿滿的，我見如此，怎會忍心施以拳打懲罰，只好自嘆倒霉，罵了幾句，把「小賊」釋放了。而社會上飢民餓死者更是難以計數。

當年人們身上稍為值錢的物品如耳環、手提包常遭「強盜」掠奪，這都是司空見慣的事，尤其在稍為偏僻地區，搶匪把女士掛在耳朵眼的耳環強行搶走，弄得受害者耳朵被拉破，血流披臉，時有所聞。

當時要過中秋佳節，一般人都難得找到一個月餅，經濟好一點的人家，買到的月餅也只是由豆蓉或番薯代替蓮蓉，鹹蛋黃就都欠奉了；過節的小燈籠就更不敢奢望了。

露宿街頭和梯間的無家可歸人，則常在夜間被日本軍犬咬噬致死，肚破腸流，慘絕人寰，不忍卒睹；軍犬狂吠聲及死者被害時所發出的淒厲呼聲，令人不寒而慄。

由於物資匱乏，供應短缺，黑市流行，貨物價格昂貴，米價在戰前是港幣一元可購七斤，淪陷時每斤升至軍票數元，後來黑市價漲至三數百元。軍用的五金原料緊絀，不僅廢舊五金有價，就連柏油路上嵌入地面的銅片鐵釘等小微粒，都會被人掘出，積少成多。拿到五金收購站以換取微薄金錢作生活開支，以濟燃眉之急。

因缺乏燃料，一切木製傢具、書本紙張，便常會被作燃料以燒水煮飯，我就看見成套印刷精美的《萬有文庫》，被陷於窮途末路的讀書人當廢紙論斤地秤量的賣掉，以換取少許費用；線裝書《四庫全書》也逃不出化為包裝紙的命運。由於通貨膨脹，手上擁有布料往往可以保值，市面就難得有新衣服出售，於是舊衣物（故衣）買賣流行，物價也常提升變動，但只要能夠蔽體禦寒，就管不得那麼多是否稱身和樣式如何的了。

交通往來

全港交通非常不便：

往來香港及九龍的尖沙咀輪渡是一船拖動另一船的孖船同行辦法以節省燃料，每班渡輪要隔半小時左右才開一次，這麼算來全線小輪看來就只有這兩艘，聽說其餘的都被抽調為軍用；人們來往港九或會找船家乘搭搖櫓小艇渡海。

九龍巴士只有尖沙咀到太子道前水渠道間（原九巴車廠和現在的聯合廣場處）的一段通車，大約半小時才有一班車開出，仍叫九龍巴士，已是全九龍市區的公共交通服務了。

香港則只開行少量電車，班次稀疏，也有少量巴士，但似乎難得一見，公共車輛的乘客也並不多；港九都沒有的士服務。

一些經濟條件好原擁有私家車的市民，由於汽車都多已被日軍徵用沒收，就只好靠人力車代步，稍為普及的是乘搭在後面載客的單車（單車尾）和前邊載客的三輪車等，更多市民因要節省開支，都以步行解決，步行的距離往往是一小時以上，例如從筲箕灣步行往上環、尖沙咀步行到深水埗、大埔步行往市區等等。乘坐單車尾的每程車費要日本軍票數元，視路程長短而不同，折算起港幣就不廉宜，而人力車就更昂貴了。

以軍票掠奪

初期「軍用手票（軍票）」和港幣兌換率是1:2，半年之後還改為1:4，似乎港幣更不值錢了，而香港居民的財產則慘遭洗掠。軍票背面寫上：此票一到，即可兌換正式的日元（「此票一到即換正面所開日本通貨」）等字樣，其實日本軍票是最不值錢的，軍票並無任何發行貨幣保證的儲備金，並無號碼，不曉得發行數額多少，也沒有發行機構（只印上「大日本帝國印刷局製造」字樣），它甚至不能在日本國內流通，隨時可以變為廢紙（戰後的1945年9月，軍票便被宣布為廢紙），但卻是香港占領地唯一合法流通的貨幣，嚴懲拒絕使用軍票之人。日寇為了要掠盡民間港幣外匯，用之於國際貿易和侵略戰爭，強迫市民將港幣兌成軍票，不久之後還頒令全部禁止港幣流通，禁絕人們私藏港幣和外幣，違者重刑懲處，人們不敢違抗，以免遭上殺身之禍，就只好忍痛兌換軍票，但後來物價不斷升高，曾經相當於四百元港幣的一百元的軍票已買不到什麼東西了，可人們在戰前吃一頓早餐才港幣一仙啊。1945年，1,000元軍票只相當於1942年的1元軍票，貶值了1,000倍。

日本投降前一年，全港各區都開放賭博，賭場處處。表面是昇平熱鬧，實際上日本靠賭博稅收刮盡民脂民膏，以支撐日漸困苦的法西斯侵略戰局。

中日小孩大戰

在灣仔修頓球場處，靠西邊部分約有七成面積是瓦礫堆填區，上面凹凸不平，遍佈垃圾和長滿野草，靠東邊部分原是貝夫人健康院院址，淪陷期好像改作日本的東區區役所之類的機構，其北面是平整的一個兒童遊樂場，只有鞦韆、蹺蹺板兩種兒童遊樂設施，比起現在的兒童遊樂場，設備就差得遠了，但在當年已屬「豪華」設備，但這簡單的設施也不是任何小孩都可以享用的，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實際上這只可以供應住在洛克道一帶日本人居住區的日本小孩使用，中國小孩被禁止踏入一步，就算設施空置也是這樣。

可是，當年一些「勇敢」的中國小孩就要突破沒有明文規定的「禁令」，靜悄悄地爬過附滿鐵刺的鐵絲網，進去要蕩鞦韆和搖蹺蹺板。日本小孩來到了，就一邊高聲謾罵、一邊驅趕中國小孩。中國孩子也無奈地攀過鐵絲網逃跑，不敢要求分享。有一次，就釀成中日小孩間的石塊戰來，我也成為石塊戰的中方兵員，在中方有號召力的小孩帶領下抗擊日本小兵。記不起是什麼原因和那一方先釀起戰端了，只記得中方位於瓦礫堆填區上，居高臨下，腳下盡是大量「彈藥」，陣地、兵員和「彈藥」對中方都極為有利，日方則據守遊樂場平地，雙方石塊互飛，戰情激烈，似乎日本小孩人少勢弱。「彈藥」供應受限制，不敵於人多勢眾的中方孩子，他們狼狽地撤退逃跑了，中方孩子戰勝了。可大家卻並沒有因此而再前往享用僅有的遊樂設施，反而也急急地撤出修頓場跑回家，因為經驗告訴我們，不久便會有人召來拿著槍杆的便裝日本成年人，如遇有逗留在瓦礫堆上的孩子便會舉槍射殺。

如此「敵退我也走」的「游擊戰」，也算是香港淪陷期間小孩子「抗戰」的一個罕見特色。在這樣的歷史條件和環境下，民族壓迫與民族反抗逐漸形成，有道是「仇恨入心會發芽」，真的是這樣子，也許現在年輕一代難以理解當年人們的心態。

我的自述

會員 林珍

家庭背景

爸曾讀黃埔軍校，退役後當教師；媽是女師畢業做幼稚園教員。我出生20天父不幸病逝，媽守寡帶著四女一男孩，雖有困難幸在街坊鄰居和天主教會的幫助下，把傢俱變賣，買了桌椅掛上黑板，朝拆晚行地辦起小學；大姐從庇利羅士英文書院未畢業早已開始在學校教體育幫補家用，以供弟妹上學。而我四歲起就在媽媽的學校上學。雖然沒有後花園和大廳堂，也算是快樂又安康的童年。大姐進入社會早參加了虹虹合唱團，經常和朋友旅行或在家唱歌。誰料好景不長。

淪陷時的生活

我家住在九龍打鼓嶺道，正對啟德機場。41年12月8日早上一陣陣警報聲，緊跟著就是飛機狂轟亂炸，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已響個不停，媽帶我進入天主教堂躲避，等了很久才聽見解除警報聲，外邊人跑來說是日本飛機來炸的，街上人們奔相走告「打仗啦，打仗啦」「啟德機場起火啦」，媽媽把我暫時安排在教堂，自己回家看看，答應給我送吃的來，一直等到天黑才見她回來，只拿來幾塊餅乾，一杯水，讓我先吃了就睡覺，她還得找姐姐想辦法，我躺在教堂的長椅子上，也不知等了多久，反正餓得肚子咕咕響一陣，後來就迷迷糊糊睡著了。就這樣我躺了下來。到第二天媽媽晚上才來接我時，我站也站不起來，只能背我回家。從此媽媽的學校停課，也就失業。那個黑色聖誕夜根本沒聽到唱聖詩的歌聲，非常慘淡。

但為了生活，媽媽開始變賣家裏部分桌椅、書櫃、黑板、爸爸的字帖、縫紉機等雜物；排隊才買到糙米，大姐經常不在家，二姐在荃灣



▲ 日軍登陸港島

一家書店打工，三姐也到處找工，哥哥在家幫媽幹點活，每天做好早飯大家吃過後都出去，晚上一頓飯就吩咐我站在小板凳煮，多數是煮粥加番薯，最難的是生火、柴又濕廢紙也少，點不著時還要用吹火竹桶吹，眼睛被嗆得直流眼淚，好不容易才點著；淘米也特難，有時不得不先在桌子上先揀出砂粒才洗，不過即使有時吃到沙粒，誰也沒罵過我。白天有空我就在騎樓看街外的情形。對面騎樓底下有時有幾個流浪人坐著、躺著，穿的很單薄，有的還摟著孩子，隔幾天他們動也不動，垃圾車拿來張蓆子把他們搬走了。(餓死、凍死的)

展姐被日寇逼害

43年有一天我媽媽的一個學生拿著木板鞋，氣喘呼呼的跑上樓來，急促的說「不好啦，大家姐被日本人綁在車上遊街，正從窩打老道警署那邊

過來啦！」那時我二姐正同幾位朋友在聊天，立即下樓走了。不一會一輛卡車拉著我大姐，到我家樓下。只見我姐雙手被綁在身後，被一個拿著長槍日本鬼子推下車押上樓。後面

跟著一個掛著軍刀的憲兵隊長跟上樓，樓底

門口還站著兩個拿著刺刀的日本兵。一上樓不問情由，把我姐綁在樓梯口的欄杆上，順手拿起在樓梯口我們擔水用的扁擔就開始打，一邊便問「軍票的在那裏的有？」媽媽撲上前攔阻，卻被拿槍的日兵把槍一橫擋了回來，我姐立即告訴媽媽「他們誣告我偷了180元軍票，別怕，根本沒那回事。」但憲兵隊長一邊問一邊打。我姐強忍著，卻一聲也沒哼，還告訴媽媽不要過去。過了一會日本憲兵就開始亂翻我家書櫃，五斗櫥，各個角落。當他翻出我爸爸一張很長的國民黨軍官大合照相片，和一個軍用望遠鏡時，便問「是什麼黨軍隊」，我姐說「那上不寫著？」原來他認識中國字。媽媽這時很



▲ 日軍居高臨下，監視着淪陷後的香港動靜。

快拿出筆和紙來跟他筆戰：「我家窮也要有骨氣，從來沒拿過別人的東西。」「根本沒用你的軍票。全街坊的人都可以給我們作證。」「這裏所有東西都是我家自己的！」憲兵隊長看一句手停一下，看一句手停一下，媽媽就這樣想據理力爭，但鬼子怎會講理，反過來向我姐的肩部、背部、腰部打，打得我姐暈過去。剛低下頭，小兵就往我姐臉上撥水，然後再打。我看見姐姐的左邊衣袖都被打裂了呀，我的心真的被撕碎啦。可我們赤手空拳怎麼反抗？我站在媽媽身後，揪著她的上衣，看我姐沒哭，我也哭不出來。緊緊咬著牙，把姐姐受苦的模样永遠刻在我心上。突然鬼子把我和哥哥趕出騎樓，我看見街坊四鄰在樓下密密麻麻擠滿了打鼓嶺道整條街，有人想上來證明我家確實清白人家，可鬼子哪是講理的呀。沒讓一個人上來。靜了好一會，突然聽見我姐大聲喊「如果我死了，你們一定要為我報仇！」我和哥哥沖入房內看，站在我姐旁邊的鬼子正往刀鞘裏收刀。媽媽替我姐揭開包頭布。原來當我們出去騎樓時，鬼子讓我媽媽給大姐蒙上頭，要她跪在聖母像前起誓，還用刀背架在她脖子上，以殺頭恐嚇，逼她承認。可我姐既沒下跪，也不承認。鬼子只說聲「那真的沒偷就算了。」憲兵隊長拿出一張寫著「藤原陸洪」的名片說：「可以到憲兵部取藥。」揮揮手就走，臨走還把我爸爸珍貴的遺物軍用望遠鏡帶走了，嘴上還說「這個你們的沒用，」真是強盜！三個多小時冤打就想用張名片換藥來抵還？休想！

鬼子一走，剛給我姐鬆綁再也站不住就暈倒，媽媽們叫我哥趕緊撒尿，人們都知道童子尿可以急救。姐姐喝了才醒一點，這時好多人上來送醫送藥，送茶水送飯。有經常來我家唱抗日歌的，有朋友也有街坊鄰居，大家幫著把姐姐的衣袖剪開，脫下上衣只見那手臂腫得像大腿，腰背是紫一塊，青一塊。有的喂雲南三七藥，有的輕輕給她抹跌打酒，等安頓好一陣，姐姐慢慢清醒一點時，人都散去，只留下王江濤大哥時，姐姐才給媽媽講原來她早在去惠州旅行回來，就參加了游擊隊，而且是國際情報工作小組成員，為收集情報才借機進入一個日偽軍官公寓當洗衣工，因為曾經拒絕一個鬼子的侮辱而遭污蔑偷了180元軍票告到憲兵部。我姐在家養傷一個多月，他一面積極療傷，一面開始自學日語。有時有機會聽她講抗日的故事，東北松花江人為什麼流浪？盧溝橋為什麼打起來？大刀為什麼要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沒有國家保護，個人自己根本沒能力保護自己的家。媽媽也跟姐姐商量，不能等鬼子再來欺負，我們一起去打鬼子吧。一個月後姐姐歸隊。她經過政訓室學習後調回司令部任翻譯。

投身抗日

1943年中秋節後姐姐的朋友來消息，部隊同意我和媽媽哥哥一起加入游擊隊但要等安排。媽媽悄悄地處理一些傢俱，因為還有兩個姐姐留在九龍，開始收拾簡單行李，我只用個小藤箱裝幾件衣褲還帶幾本書和鉛筆。一直等到12月才由交通員來接，還有一個印籍憲警陪著坐上三輪車到碼頭上船，經大埔到深湧灣護航大隊。下午早早吃過晚飯，等到黃昏後一個叫阿清哥帶我們穿過封鎖線（其實就是在山坡邊一條馬路）在企嶺下上船，阿清哥把我們安排在底艙，吩咐不要上船面，頭半夜還挺好，平平安安睡了一覺，後半夜起風浪，船搖盪不停，我們在底艙嘔吐得連黃水都吐盡。過一陣，船卻突然停了，原來是擱淺，風越刮越大，天還沒亮，看不到沙灘，阿清哥說要下水游上岸，各自拿了最輕的行李，我也不知水多深，



▲港九獨立大隊國際小組的黃作梅（皇仁書院畢業）及林展（庇理羅士女子中學畢業）在東江縱隊司令部。左起為黃作梅、周伯明、曾生、林展和饒彰風。

不會游就跳下水，我媽和哥哥，連拉帶擁的把我帶上岸，沙灘上風吹起的沙粒打得臉疼極了，而且專往眼睛裏鑽，幾乎是半閉著眼跑上灘的，才看見幾間點了油燈的小房子。終於到了沙魚涌。就在小房子裏等到天亮。喝了水，吃的是蘇打餅乾夾麥芽糖，交通員就帶我們上山直奔港九大隊部。半路上大姐也來接我們，最後到土洋——東江縱隊司令部（是一座小教堂），一種安全感浮上心頭。

部隊生活

43年年底大鵬灣已經是遊擊隊的根據地，建立了區政府，44年初，部隊分配我們在第一區政府，區長是賴仲元。媽媽在機關任文書，處理檔案收發，整理；哥哥跟我姐走了，我當小鬼交通。交通班班長是個大哥哥。最先學的是「革命軍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機關每天早上要出操，集體高唱「三大紀律」。每次分配任務前，班長先教我檔案怎樣分類、收藏，路線如何區分，沒到岔路口，半路經那小村可小休。送到後交給誰等都很詳細。而且第一次路線一定帶走一遍。由於正是在根據地一帶，最初讓我走較近的地方，當天可以往返。這段時間基本還和媽媽一起住。最親切是老鄉情、戰友愛。後來不幸患了「瘧疾」，早上出門還好好的，下午走到半路發起病，直打冷顫，很想快點跑回部隊，但不知怎麼腿一軟坐下就起不來，本以為歇一會再走，可不知怎的睡著了，後來還是班長從較遠的地方回來發現我，一摸是發燒了才把我背回去的。這病特討厭，隔一兩天發一次。那時部隊缺藥，特別是「奎寧」，基本沒有。當老鄉知道我得「瘧疾」病又沒藥，就用土法給我治（吃狗肉和吃荔枝）。經過部隊特許，我用這副藥才去了病根。

半年以後大隊部的醫務所和司令部的醫務所合併為大部隊醫院。由麥雅貞和歐堅大姐負責。我和媽媽被調到醫院。媽媽當司藥員，我當小鬼護理員。除了給傷員餵飯餵藥，清洗傷口，有些特別重傷員還給他們洗臉洗腳，端便盆。為了節省藥物，還得清洗紗布，把沾滿了血跡、濃水的紗布到河溪泡軟了，再用手搓才能洗淨，掛在樹上晾乾，捲起來消毒再用。夏、秋天還可以輕輕鬆鬆地洗。到冬天水涼，從河裏泡洗回來，手指冷得通紅，生了凍瘡，又癢又疼。媽媽用手給我搓搓也不好，鄰居阿孀知道了就給我煲蘿蔔水，從溫水泡到涼，然後替我按摩，才慢慢好了。

後來有兩個戰友（藍天洪、曾九）因裝置地雷不幸炸傷臉部，需要個別護理。我負責護理藍天洪，每次給他揭開紗布換藥，看見那紫色的不平的臉面，我都特別輕聲問他「還疼嗎？」他卻總是說「不太疼，你洗吧！」當他睜開眼睛，我讓他看看有幾個指頭時，他總是搖搖頭。我知道幫不到他再見光明，心裏很難受。可他卻總是樂觀的說「等打完仗，你回香港，當上白衣小天使，再給我治眼睛」。他的心事有多遠？部隊醫院也常轉移，行軍時他替我背毯子，我替他背口盅，他一手扶著我膊頭，另一手拿著竹竿，我倆一前一

後步伐自然整齊，我不時告訴他說「走上坡」，「過小溪」，「跨過溝」，「淌水囉」；有一次要過一條比較寬的溝，兩邊都是斜坡，一步跨不過去的，我給他說要兩大步那麼遠，他說不怕，可以雙腳跳，我喊一、二、三，他跳過去後，本能地手腳並用的撲在斜坡地上，還哈哈大笑，我跳過去扶他起來拍拍身上的泥，又朝前走。日本投降，部隊北撤時，……他預祝我先回香港以小白天使的身份站在馬路旁迎接他們勝利回港。沒想隔了一條深圳河，他被安置在榮軍療養院。我只在回歸後看到他的兒子，另一位曾九大哥。回歸後，現在每年相聚時他還叫著「阿珍」給我派「利是」。（我的行軍毯子現存於北京抗日戰爭展覽館香港館內。）

三年零八個月裏，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一切戰鬥事蹟，都是和廣大的港九人民一起創造的。因為我們來自人民，為了人民。要反對戰爭就得投入戰爭。我們熱愛和平，要敢於保衛和平，才能世世代代永享和平！



▲ 港九大隊游擊隊員在行軍途中。

三年零八月的火光

名譽會長 江紹倫

歷史如織錦

「三年零八個月」對當代香港人說，是一個屈辱和受災的歲月。

日本人用炮火和刺刀殺死無計的中國人，強姦了上萬婦女，為了製造恐慌和聽命，長期征服中國，以及世界，掛起一張心紅底白的日本旗，稱帝全人類。日本人善於計算，用刺刀殺人不用子彈，一來可以節省費用，二來可以製造恐懼。

1941 年
十二月八日，日本軍在突襲美國珍珠港以後，不到七小時，同樣突襲香港。這兩個歷史事故啟開太平洋戰爭和二次世界大戰，用最兇殘的手段企圖征服世界。



▲ 1941年12月12日，日軍第230步兵聯隊佔領九龍。

在那一天之前，美國固然想不到，自己簽署了不干預日本侵華戰爭條約，怎麼日本可以用閃電手段，叫駐軍從夢中驚醒，無法還擊。

我於1958年去加拿大讀書之時，經過沖繩島，關島和韋克島，仍然看見飛機和戰艦的殘骸擱在海面，叫人緬懷，殘酷的戰事曾經每天在這兒鬥得翻天覆地。

在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歲月烙印在一代人的心中，充滿悲傷和憤怒，同時亦表示出中華民族DNA所有的忍耐，圖強，以及追求高貴。我用「火」和「光」說明那些歲月中發生的事情，火是日本軍的炮火和香港防衛軍的防守軍火，因為準備不足而失敗。

光卻是發自人心的熊熊烈火，每一天都燃燒在這塊英人早期稱為barerock「光石頭」的地方，用可歌可泣的精神反抗法西斯戰爭，直至二戰結束，仍然不斷燃燒。

歷史好比一塊織錦，呈現着美雅而壯麗的畫面，由千百條線穿綉而成，白的、黑的、七彩的、還有圖邊的空白。我們只要想像，織綉者的每一針都代表一個人物，每一個意象都代表事物過程，就可以看見歷史真相。

童子真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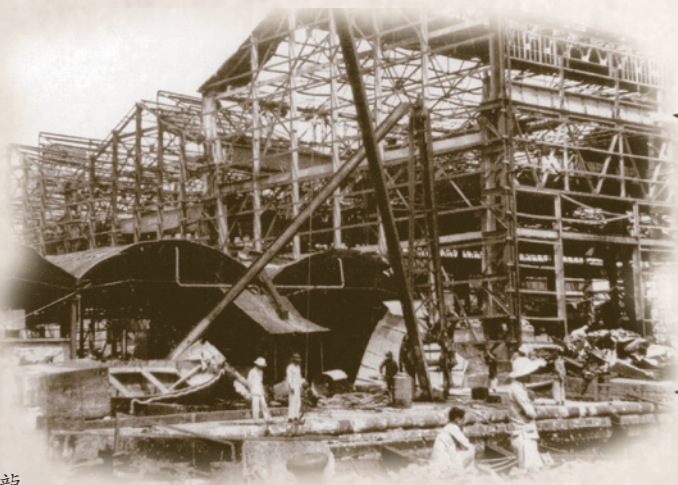
那天晨早，我和哥哥出門上學，突然被四聲轟隆大響攔住了。母親趕忙把我們拉回家內，緊關大門，口中不停念着：「玉皇大帝，觀音娘娘，保佑我們平安。」

說着，有人頻頻敲門，是鄰家的朱先生一家。「快！日本飛機轟炸了，我們到樓下入梯間，不要遲疑！」於是大家趕着下樓。

警報響了，那悲厲的叫聲以前也聽過，是演習。如今，真的轟炸來了，聽了有不一樣的感覺，知道死神迫近，需要對付。

我們捲着身子在樓梯底下，長輩們低聲商量對策，小孩們則尖起耳朵，等待下一聲轟隆何時發生。

我們住在九龍砵蘭街380號的三樓，是大單邊，有一個很大的平台。樓下是源源牛奶公司的後巷，亦是大單邊，對着太子道，再前是荔枝角道。平日，我和朱家比我小一歲的妹妹朱幼蓮玩，我哥哥則和她的哥哥朱漢華玩，四個小孩，年齡梅花間竹，各長一歲，有時玩起來很熱鬧，情似一家人的。



▲黃埔船塢被轟炸

此時，我們聽見警報停了，換來高射炮聲，很有節奏。炮聲出自離我們三條街的旺角警察局，聲音是「隆……招……嘩啦」大響的格局，聽過數次便認出來了。

我那年七歲，幼蓮六歲，我們捲在一起，不久便天性大作，「玩」起聽聲的玩兒，即每聽見隆聲，便自然低聲叫着招聲，然後叫嘩啦。忽然，幼蓮嚴肅的對我說：「倫哥，我媽說過多次，日本人來了以後，我們便要分開，再難在一起。我聽了很擔心，你說，如果我們分開，以後是否一定再找着大家，一齊見面？」

「一定的」我答。

「我們勾手指好嗎？」

這樣，我們好像成人們互相誓約，大家分散了，將來一定尋找重逢的機會及時光。

多年以後，我每想起那三句對答，以及我與幼蓮兄妹等在戰後重逢至今的事，都覺得十分特別。我相信中華民族的小孩，因為平日受着父母對《易經》陰陽變化終至圓和的信念，凡事逆來順受，抱着希望，並積極面對，很受潛移默化的作用。

我自己母親未讀過書，但是她十分明理，而且，每遇困難，她必然點指卜卦，探究來者是凶是吉，然後面對。困難大的時候，她則手搖三數銅錢，口中念念有詞，祈求天公保佑，然後拋開銅錢，卜出占卦。有時，她看見卦說不如理想，就叫哥哥或我作卜，然後接受卦的預說。

我時常記住自己開學時，朱先生執着我手，寫下「為人子，親師友，習禮儀」的一句話。它出於《三字經》，教人自主生命，不倚靠他人，卻一定要親對他人，並以禮相接。這道理是中國啟蒙教育特有的，西方小孩沒有。所以憑着日常生活的聽聞，中華小孩比較懂得親和天地人間，適應變化。

試想，我們當年六、七歲的小孩，面對可怕的轟炸和沒有保護作用的樓梯間，不曾大哭狂啼，而是若然自得，悟出客觀環境的殺傷炸聲，並彼此承諾，濶地寄望將來。

險惡的未來

在外面，戰事並不簡單。我1981年在劍橋大學偶遇布蘭域治教授，聽他敘述他防守香港的必敗過程，以及日本鬼子（Jabo）的惡行。

事實是，日本人在1937年攻打中國以後，即密切計劃吞入香港，作為日後「東亞共榮圈」的通向世界的橋樑，千秋萬歲。而英國則沒有防備，滿以為日本怎樣亦無膽進攻大英帝國的「金蛋鵝」或「東方明珠」。



▲1941年12月8日，日軍大舉轟炸香港，這是在鯉魚門海峽被擊沉的船隻。

「我是Middlesex兵團的少校，駐守香港。但是，」他說着面帶憤怒，「We had no chance, 我們沒有任何機會！」

據他說，日本人早在香港做好工作，用日本商人做情報工作，精確地繪製街巷地圖，詳述英軍防守佈局，以及買通大量黑社會和漢奸，以求一舉取勝。

等到十二月八日清晨，日軍機低飛向啟德機場，一下子便毀滅了停在地下的三架英國戰機。在深圳河北，日本軍以一師軍力，在深圳河架上臨時渡橋，由漢奸領頭，直迫城門水塘、金嶺和青山道。而我方當時，由Major Grey領導，則仍然駐守在粉嶺！他曾一度迎着日本軍，給予痛擊，暫時緩和局勢，「但是，」他又怒火衝天地說：「我們用完了子彈，僅有三架迫擊炮等同廢鐵。等到新的軍火由挑夫於四小時後趕到，槍支竟原封在厚板的箱裡，蓋滿防銹的油層，而子彈，也只有一天的用量！」

1985年，我在仰光大學偶遇當年防守港島的Fitzgerald少校，他回想前情，同樣感慨日本軍的犀利，相對英軍的薄弱。日軍自十二月十二日後，立即不停在港九各據點進行飛機低飛轟炸，並在海邊掩護登陸的軍艇。防守軍沒有重型炮火，連機關槍亦只有少數子彈。

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軍登陸銅鑼灣，迅速佔領利舞台和禮頓山道。英軍深感大勢已去，便只能抱着情義已盡之心，對於大英帝國這個祖家，矛盾重重。

事有湊巧，我於1987年在多倫多與好友黃振輝建築師談起往事。他氣憤得比起英國軍官更甚，表示他與日本人不共戴天，終身憤恨他兒時所受的恥辱。當年銅鑼灣山坡只有兩座大宅，其一是他父親的家，所以他親眼看着日軍登陸，其中一個十人小隊直奔他家，撞開大門後把他兄弟三人和父親趕到後園，然後強姦了家中的婦女。

黃振輝談起舊事，唏噓不已。在三年零八個月裡，他家人勉強吃粥渡日，家中的名貴傢俬，全部當柴燒了。最難忘的，是上學之後每早要向「膏藥旗」致敬，高唱「依皮呀雅掛個娃」日本國歌。而且，每兩週一次，必須當眾脫褲，給日本軍醫進行「驗糞」。

黃說：「鬼子最殘忍的刑罰是『灌水』，把『犯人』推倒睡在地上，向天而眠，然後用濕手巾蓋住他的口鼻，再用水管不停向他灌水，使他無法抵抗，只能被動地吸水。待他肚皮漲起如小山以後，就用槍幹壓他，或者用人跳上肚皮不斷跳動，強迫體內的水從身上所有孔口射出。如此連環『灌』兩三次後，犯人便昏去不醒，或者當場死去！」



▲在日軍轟炸下，港九多處陷入火海。

貼身的遭遇放下不說，總結那些歲月，1941年12月12日，日軍佔領新界和九龍之後，用遠程大炮轟擊香港英軍陣地，日夜不斷，造成重大傷亡，多數陣地通訊不靈。18日，日軍登陸北角，24日佔領跑馬地及銅鑼灣地區，直指中環。重炮擊開始，香港每小時均有數以百計的民眾和軍隊傷亡，血肉橫飛，屍橫枕藉。有兩天，鵝頸區的街巷死屍堆積如山，汽車不能通過。

在那幾天，侵略者製造恐慌，廣泛進行燒、殺、淫、搶，指使漢奸和爛仔一同進行，致使整個港島火光通紅，人民的哀號響徹雲霄。



▲集結在旺角一帶的日軍

與此同時，日軍佔領了港九的水塘，派人去總督府招降，假如不就，即會關閉一切食水，使市民無法生活。楊慕琦總督回答說，他將誓死抵抗，決不投降。但是，到了25日中午，倫敦殖民地總部發來急電，告知軍情部值得消息，中方的余漢謀部隊開入新界沙頭角，直指港九。倫敦恐怕國軍成功佔領香港，日後無法收回，所以命令總督立即無條件投降，寧願成為日軍俘虜。

1941年聖誕日下午六時正，港督府扯起白旗，正式宣告投降。即時，守駐在主教府的日軍，閃電進入總督府擒拿總督，並向港九居民派發傳單，迫報館刊發號外，宣佈日軍開始管治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歲月從此開始。

逃歸祖國

日軍攻打香港，雖然萬事俱備，計劃週全，武器凌厲，仍然

打了十八天方告成功。香港彈丸之地，海、陸、空三維都開放，竟然如是難以攻下，說明的不是英軍防守得力，而是港九民眾，以及華南人民，不是坐以待斃的，而是多方牽制，打擊侵略者。

早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華南地方被日軍所佔，卻由「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搞得了無寧日，只能守着數個據點，例如鄰近新界的布吉。

日軍陸路攻打香港，即由此據點的駐軍負責的。行軍需要領路和運輸，兩者都必須由熟路的土人和強壯忠心的挑夫幫忙。就在這些人當中，往往出現指東劃西，或者指明路向卻給追軍留下暗號的愛國人士，造成困難。從此，我們可見，為何八年抗戰，日軍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日軍攻打香港之前，廣東人民早有組織，即使缺乏武器，仍然可以利用人力和智慧，給日軍造成困難。本來，日軍攻打香港，目的不止於佔領彈丸之地，而在於擒得當時從國內後方逃到香港的大批文化人士，屬於中國的文化界精英，因為這些人很有利用價值，比山河土地價值更高。

如是，從中華民族利益看如何保護這批人數逾百的民主人士，幫他們逃出香港，成為戰亂形勢中的重大任務。

日軍拿下香港以後，立即封鎖維多利亞港面，不准任何船隻來往，同時在港島各地設置關卡，審查往來民眾。但是，拯救工作得到廣泛的群眾基礎，仍然順利展開，並如期完成，沒有遺漏一人。

群眾的幫忙不但在藏人和送人，還有情報。例如，日軍將領山本五十一即時決定，運用不阻攔的方式鼓勵居民自行疏散，逃回國內，因為香港的糧食和燃料都十分匱乏，不能供應。

這情報送到當時仍在組織階段的「東江游擊隊港九大隊」的手上，固然幫助他們把握時機，迅速輸送文化人士出境。對於其他市民來說，獲得口傳的同一消息，亦是急切逃難的良機。我就是在這兵慌馬亂的形勢下，由來自惠陽的李棠表舅父攜帶出境的。

1942年1月2日午夜過後，母親聽見有人叫門，用客家話叫：「芳姊，係厓阿棠，快開門！」

她立即開門迎入表弟。原來他為了避開關卡，抄小路連夜趕到，挑來食米、臘肉、咸菜等食物，全是他母親即我母親的姑母安排遣他前來接濟我們的。

他們多話少說，決定在天亮前由他帶我離境，回去鎮隆墟郊外青塘圍我姑婆家裡。

母親收拾好一個小包袱，煮了飯，即把我叫醒，對我說明她的決定。她用嚴肅的眼神對着我說明要我跟棠舅逃難的決定以後，一字一句地對我囑咐說：「你回到姑婆身邊，就沒有危險，而且有飽有人疼惜，母親和哥哥日後會來看你。你必須聽話，我對你很有信心，因為你從小即能照顧自己，學會自己食飯穿衣，而且不扭計。你還要記住，甚麼都不怕學做，氣力愈做愈有，學會做事便毋需倚靠他人，做一個好仔。姑婆和舅娘們都會惜你的。」

就這樣，我靜靜地跟棠舅上路，沒有回頭，沒有哭，沒有機會與幼蓮道別，沒有任何思想，只是默默地緊跟着纔第一次見面的親人。



▲ 日軍向港島英軍猛烈炮轟。

棠舅親切地牽着我的手走路，命我無論遇見甚麼，都必須貼近他身邊。他讓我走一段路，又用備好的布帶背着我走，時快時慢，一路小心奕奕。

逃難的人以千萬計，走上山崗四處張望，遍山的大小路上都是人，扶老携幼，挑着行裝或甚麼的。那麼多的人沒有呼喊，大家都自願走路，離開惡魔肆虐的地方，邁向不定的未來。

晴空萬里，藍色天空裡沒有半點浮雲。寒風也是靜的，以其低溫迫着每個人。

其間，拉緊衣領前行。突然，一聲輕輕的隆隆聲劃破沉靜。「飛機來啦！」有人大聲叫道。人群還來不及高望即凌亂起來，有的走動，有的呼叫，有的低伏在地上。說時遲那時快。惡風飄過，幾陣暴雨般的機關槍子彈從低空驟然灑下，鐵鳥便消失無踪，遺下一群群茫然互望、驚惶未定的難民，間雜着一堆堆血肉橫飛的受害者，震蕩山野的無奈的哀號和咒罵。

我被棠舅大力抱住，撲向十米以外的一塊大石旁邊，他的龐大身體把我壓得不能透氣。一陣眩暈過後，我醒來纔知道剛才發生過的險事，自己死裡逃生。在我們右邊一米之遙的草叢中，一個青年母親站起來滿臉流血，手中抱着的嬰身一動不動。她把他抱近眼前一看，然後用鼻試聞他的氣息，即時倒在地下，無語凝噎。

沒有人前去幫她，因為誰都幫不了自己。山嶺又驟然靜寂，大家整裝繼續上路，默默地接受噩運，寄望走出一條平安路。

棠舅牽着我的手，低頭叫我不要害怕。

多年以後，我考查過我們當時的步行路線，知道我們第一天行至沙田以後，便轉入道風山，再入大帽山邊的樹林小徑行至大埔墟去粉嶺，再經上水到羅湖以後，再轉向東北行至惠陽的鎮隆墟的。全程走了兩天半，中間駐紮過兩夜。

棠舅父不是一般的農民，而可以說是一位小小的愛國風雲志士。他與哥哥李寧在鎮隆經營一間「和興飯店」，由我表哥家和當掌櫃，另一位表親阿牛哥做廚。那飯店迎着由香港去曲江的各種人潮，生意興隆。

棠舅當年二十八歲。他從二十三歲開始參加廣東人民抗日組織，行走江湖，一方面聯絡同志共同打日本人，另一方面，以和興飯店為據點，給各方抗日力量輸送情報、槍械、藥物和糧食。家和表哥當年十五歲，是寧舅父的長子。他書法精美，算盤熟練，最特別的，是他有明察人事和調和矛盾的能力。

鎮隆墟是九龍到韶關路線的主要轉折站。在抗戰期間，粵北的韶關是抗日前沿的重鎮，連日軍亦不敢前往掃蕩的。當地是國軍和東江縱隊共處的地方，有矛盾亦有共同抗戰的意旨。所以它是多數被拯救出香港的人士的終站，從此放射到其他地方。

每天中午過後至晚上十時，來自各方的難民，北上的各方人士，部隊通訊員，以及趁機發財的黑社會等，就像潮水一樣湧入鎮隆墟。而唯一賣飯食的和興，就是人們必然出入的地方。

我至今對家和哥佩服得五體投地。我亦深信，我的許多知識和情感，都染着他的精神。可以想像，他與寧舅父子兩人，可以迎應塞滿飯店的五、六十人，來自四面八方，供應他們食物，調解矛盾，還加上接放不可見天的大小情報秘密。人流像高潮那樣湧入，又像低潮那樣悄然散開。我曾住在和興閣樓三個月，親見和哥每天怎樣精明地分辨人物和事相，把一家擺着十六張八仙枱的飯店處理得井井有條。

衝突時有發生。有一次，三個漢奸領着一隊十六人的日軍前來搜查。鎮隆墟只有一條十餘尺的通道，長約五百尺。日軍到店前即向天開槍示威，把大道兩旁的難民群嚇得不敢動彈。入店後，漢奸們高聲命令食客坐在原位不動，然後聲明有一個洋人給藏在店裡，誰人供出錢索，即有重賞，誰人不供即要受灌水重刑。

在千鈞一髮之際，家和哥認得漢奸中的一人，立即上前對他耳語一番。那人反問多次，然後上前對日軍隊長講話。結果，搜查停止了，整隊人出門揚長而退，一路四面開槍示威。

像那種事情每隔數天便發生一次。有時是國共兩軍的矛盾，有時是外地黑社會幫與本地土匪之間的鬥爭，都一一給家和哥順利平息，化大事為小事，再把小事化為烏有。



▲游擊隊伏擊日軍。

多年後，我問和哥上述日軍搜店的事，他用甚麼說話叫日寇知難而退。

「不是靠說話的」，他坦誠地告訴我，「而是靠事實。」

「那明明是因為你的耳語嘛，我親眼從閣樓看見的。」我追問。

「不錯。我當時算是向那漢奸告密，說明十分鐘前游擊隊曾入過本店，還有兩位喬裝打扮的高大洋人，共十一人。他們沒有停留，忽忽買下全店的飽子便走了。我聽他們說去北面的荔枝園，滙合園內的駐軍即行北上，此時應該在園內，你們可以去追。不過，據說荔枝園後的山中駐有東江縱隊人馬，等待日軍進攻的。」

「那麼，為何日軍不去追，反而退向本營？」我問。

「很簡單。那漢奸是本地人，知道游擊隊的厲害，而日軍在惠陽只有兩個據點，合共五、六十人。他們外出掃蕩是可以的，直接與游擊隊打仗就不上算了，所以知難而退。」

「你說用事實趕退日軍的，事實在哪裡呢？」

「事實是用來騙人的。只要騙的是壞人，就可以偽造事實。那天確是來了游擊隊和洋人。我父親甫見他們便想出妙計，因為明知他們的踪跡一定逃不過鬼子的錢人，日寇必然會到店搜查追捕。所以，我父親立即決定，唯有運用金蟬脫殼的辦法，先把洋人收藏起來，然後騙追兵他去。事實是，洋人藏在店後的豬欄內，兩名游擊隊員則坐在飯店吃飯觀察。他們一俟日寇退兵，即時飛快帶洋人抄小路走了。」

智鬥香江

在三年零八個月裡，像上述那種事情，幾乎每天都在香港發生。鬥爭的角色多而雜，要比上例大十倍百倍。

日寇侵佔香港以後，由於人力不足，不能管理，一時之間，許多地方處於無政府狀態。過了數月，日寇政權鞏固，方在各地設立憲兵站，政府，戶口管理所等偽政府機關，而且着重港九市中心。

管理這些機關的不是日軍，而是臨時選用的原印度警察和一

些認賊作父的各級公務員。日寇對於廣闊的新界和離島，從獅子山到西貢，從荃灣到沙頭角，以至比港島更大的大嶼山及青衣等地域，都無力管治，只能靠殺人恐嚇，不定期掃蕩等方法維持治權。

在另一方面，共產黨領導的廣東抗日聯盟和東江縱隊等，早已滲透港九和新界地方，獲得民眾支持，無孔不入。是這股力量牽制了日寇橫行，而且把香港變為真正的國際地方，多方拯救英軍、美軍及外籍人士。

這些方面的成就不但把逾百位進步文人和愛國民主人士運離香港，前去廣西桂林和重慶等地。而且，民眾自覺拼命，配合組織的支持，從集中營的「虎口」裡救出大量英軍，從天空救生了著名的美國空軍克爾上尉（Lt.D.W.Kerr），用生命證明中華兒女的人道精神和國際關愛，他們的抗日和反法西斯侵略決心。

日本軍國主義者不自量力，不識歷史，滿以為憑着強大的武器力量，即可征服中華民族成為奴隸。日本的幾個本土民族，原是山野之夫。數百年前，受到中國文字、文化哲理、以及佛教禪宗的薰陶，纔開啟理智。日本人善於學習和模仿，汲取他人之長，據為己有，發揚光大。日本的歷史文化是中國的，它的現代化是英國的。

如今，他們來到中國和香港，經過時空考驗，即心知大蛇不能吞象的道理，轉而借用「東亞共榮圈」的妄想，騙中國人入局。結果是自欺而騙不成他人，落得敗局。

1945年8月10日，日軍投降。英國原總督從監獄回到九龍的半島酒店主持接收儀式。

然而，各種幕前幕後的鬥爭連續上台，說明香港的特殊性，儀式的中方代表由國民黨特派員和共產黨特派員共同參加。但是，港英政府即時大做手腳，不准中共代表入住半島酒店。與此同時，鏟除共黨份子的政策已經在倫敦殖民部上馬。戰後，丘吉爾的著名「竹幕」（Bamboo Curtain）斷說，確定了殖民地香港不容共黨份子繼續活躍，儘管解除日軍武裝，鎮壓漢奸、特務和土匪的工作需要港九大隊負責。

戰爭和歷史都不是文人寫文章的筆觸所能敘述的。舉例說，各地各種接收工作，需要時人進行，各偽警局和土匪的勢力，亦需

要瓦解及清除。像大嶼山全島、長洲、坪洲及內伶仃等小島的工作，由中共的港九大隊負責完成，用了約兩個星期。把一切繳得的槍枝和帆船交給英軍。而奇怪的，大澳的接收工作，則由國民黨軍隊負責。個中情由錯綜複雜，我日後有機會另外整理資料和報導。

政治把戲

1947年6月12日，《倫敦憲報》刊登該年英女皇頒發MBE勳章給香港人黃作梅先生，讚揚他對大英帝國有功。MBE是Member of British Empire的縮寫，由女皇授給功業顯著的人士。該報說：「雷蒙·黃，學生，九龍。為表彰他在1945年9月2日前，對英軍東南亞軍事行動作出的貢獻。」



▲ 游擊隊員用轎子將受傷的盟軍中尉克爾從新界山區秘密送到在惠州的東江縱隊司令部。

黃在1946年2月19日的《華商報》撰文《東江縱隊營救國際友人統計》一文，敘說在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期間，他同廣大的香港民眾救出英軍20名，美空軍8名，印度人54名，丹麥人3名，挪威人2名，俄國人1名，菲律賓人1名，共89名國際友人。

那些拯救工作不是簡單的事，不少與我上文所說的鎮隆和興飯店的事密切相關。事實說明，不論香港由英國人管，或者日本人管，中國人都憑着良心和義氣，在此作出可歌可泣的國際大事。就是說，香港與大陸各地人民，血濃於水，不可分割。

1994年一天，我在中文大學參加創校校長李卓敏的追悼會。完了，我在校園大道上與彭定康總督攀談，勸他不要給即將回歸的香港加添政治枝節。我提起上述的事，叫他記取歷史的教訓，認識歷史源遠流長的真諦。他回答說：「歷史過程不由任何個人的行為決定。」語出狡猾，含意不定。

比較起來，我與李校長於1973年會晤麥理浩總督，勸他不要拖着一條殖民地尾巴渡入21世紀，他回答說：「You have a point」（你說的成理），語出誠坦。兩人都是政治人物，表示不同，反映的人格亦不一樣。

美國又怎樣呢？列根總統於1984年訪問中國，在復旦大學演講說：「我們和你們並肩抗敵，在座有些人會記得，美國的陳納德將軍率領空軍前來助戰的事跡。有些飛行員在中國上空機毀人傷，你們把他們藏起來，照料他們。你們救了我們很多人的命。」

還不止於此。根據黃作梅寫的《我們與美國的合作》，在太平洋戰爭後期，東江縱隊曾與美軍合作，給美國十四航空隊和美軍在華司令部先後提供二十項情報。事實是，當年美國空軍高度相信和讚揚華南的共軍。戰後，在九龍長沙灣道的故衣攤上，你只要花50港元，即可買到一件帥氣十足的美空軍皮夾克，上面印着美國徽章和國旗，翻開衣領，可見「游擊隊」的字樣。原來，那是便利美國機師一旦受擊生還落地，不論遇見何人，定指着這三個字，請求帶往游擊隊救助。

世事變幻，今天奧巴馬領導的軍政勢力，也許仍然有人記得歷史，但多數人已經忘記舊情。如今美國與日本攜手合作，到了同盟的程度，為了共同面對崛起中的中國，抑或其他利益？

平安到家

在戰爭的動盪年日，甚麼是家？家就是安全的地方，有人保護和養育。回憶我的逃難過程，七歲的小孩突然跟着一個剛見過面的「親人」，就即時默默地離開母親和哥哥，跟他前往不知的地方，姑婆的家。

在途中的兩天兩夜，我們千萬的同途者，更經歷過兩回日軍飛機的掃射，活過來了。至今過了七十三年，我仍然在夜裡清楚記

得許多悲慘的場面，全部歷歷在目，聲音鳴耳。

有一個年青婦人，用布帶背着一個嬰兒，一手扛着一袋衣物，另一隻手腕繫着一條麻繩，另一端環腰縛住一個男童，約四、五歲。

我們遠遠地看見他們走在路的另一邊，棠舅笑對我說，我們是否一樣用繩縛緊大家？即時提起我對那家人的注意。

走近了，我聽見那男孩在輕輕地抽噎，不敢哭叫。母親亦流淚滿面。大家已經步行了約四個小時。不久我們就越過他們，自走自路。

記得我們在聯和墟住紮了一夜。清晨上路，走了沒有數步，我們看見那婦人的背影，因為她的背帶綉着紅花，很是顯眼。第一感覺是她的嬰兒不見了，換上那原先走路的小童。此外，他手上的布袋也變小了。我關心地問棠舅：「怎樣不見了嬰兒？」



「丟下了，」棠舅悄悄地回答，實在帶不了那麼多。

「那怎麼辦？」我幼稚地追問。

「沒有辦法。」棠舅答，然後補充一句：「這是走難。」

再過一天一夜，近傍晚時份，我們終於到達姑婆的家，多麼幸運！

更幸運的，我獲得即時的百方寵愛。

姑婆和兩位舅娘早已預知我們歸來，準備好一切。

姑婆胖胖的，十分慈祥。她抱住我一陣，即時脫光我的綿背心和厚衣，見我滿身紅癰，脫下袜子，事情更壞，兩條小腿都長滿了瘡，密密麻麻的。

「快！」，她吩咐舅娘，給他好好洗身，用煲好了的雞屎藤水，然後換上新衣。

她又吩咐另一位舅娘，把我全身衣服拿去燒了。

然後，大家跪在預設的神枱拜祭天公和我的外公婆，除難迎新生。

以後，生活在姑婆身邊一年，其中有四個月送我去住在和興飯店，給我受戰時的人間教育。

然後，由我母親的大嫂接我去她的祖家「大山下村」住了半年，再送回位於觀瀾墟我父親的大家庭。

姑婆是萬能人。她近鄰的五個村子的人家有病，全由她醫治，嬰兒出生，全由她接生，人們的紅白二事，全由她教導安排處理。

一年的時間很短，我從她身上，以及和興飯店的喧鬧攪攘和各方角逐打鬥，學識我一生做人的智慧和待人接物方法。

我深深地認識中國人民的種種特質和自強不息的精神。我見過「國難」的詳情。我嘗過簡樸農村生活的苦樂。直至五年以後，我單身逃離深愛的鄉土，返回香江，我已經度過了不是童年的童年和少年，尋求獨立自主的前程。

那五年的經歷是如此豐富深厚，是一年的口述或寫作都無法

說清的。不過，它重重地載着中華文化的精華，中國民間的無限智慧，中華民族對天地人合一互相生息的大道大理。我仍然希望於有生之年，逐一細說。

再見香江

我從小即很受音樂感念。少年時期曾經要立志從事作曲和演奏的工作，後來放棄了，留下成為一個欣賞者。

戰前，香港的大街小巷都流行着《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雖然，頑皮的街童歪曲歌詞，把其中一段變為「沖菜牛肉，碌爛，碌爛，已經很快蒸熟。」但是，他們接着唱：「我們一齊發出大聲的叫聲，不怕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進！」



▲ 1949年5月，一批作家、美術家、演員在北京東總布胡同全國文聯籌備處外合照。當中有不少人曾於1941年12月在香港淪陷後被安全營救出香港。

甚麼是美好的音樂呢？它是人民的心聲和自由的呼號。一首曲能夠叫不識字的街童和賣豆腐的大媽都同樣愛唱，並加入自己熟悉的生活情趣，實在不朽。

後來，我又在觀瀾讀小學的一年半，學識當時的許多抗日歌曲。我每唱起《松花江上》的首句「我的家……」，便即時自然流淚。

有一首歌與香港情意相連而寄望無窮的，即《再會吧，香港》。
十分可惜，這首歌早已被遺忘了，連歌詞也不易尋着。

話說日寇侵港之初，來自大陸後方的眾多著名文化界人士，
被搶救到廣西桂林。他們創作了一個名為《再會吧香港》的話劇的
主題歌由姚牧作曲、田漢作詞。

歌詞寫下那一輩曾經流亡在香港的文人對香港的感受和懷念，
它給人自由發展的無限空間。

我 1942 年為了逃難離開香港，1948 年初又為了逃離故鄉無政府
狀態而回到這裡。我 1957 年為了去加拿大求學裝備自己救國離開
香港，1972 年又為了支援中文大學的興創而歸來。我 1974 年為了對
多倫多大學的承諾再次遠離香港，又於 1990 年寄望見證香港主權回
歸祖國而歸來。

田漢寫的「再見吧」含着雙重意義，其一是告別，其二是重
逢。香港就是這樣一個任人出入其間的自由天堂，儘管經歷過百年
滄桑。

三年零八個月的悲慘歲月給香港留下可恥的屈辱時光。在最
危機四伏又黑暗的日子，香港兒女都能創下英勇大義、抵抗強權的
舉動，贏得祖國以至國際的誠心讚賞。

如今，香港面對奇特的困難。我有信心，香港人一定拓出康
莊大道，走向光輝的明天。

再會吧，香港！

作曲：姚牧 作詞：田漢

A=1 4/4 再會吧，香港 田漢詞，姚牧曲

03 21 6 6 | 07 12 31 76 | 6 5 01 35 | 6 6 31 35 | 2 - 2 0 |
再會吧香港 你是旅行家的走廊 也是中國漢民的家鄉

05 72 43 21 | 1 7 06 13 | 55 234 3 2 | 1 - - 055 | 24 1 1 1 2 3 4 |
你是導演的天堂 也是革命戰場的沙場 這裡 洋溢看矯捷的

55 05 | 66 534 22 055 | 11 234 55 055 | 66 534 2 - 1 | 1 - - 0222 |
美酒也橫流看英雄的如雲 這兒有出賣靈魂的姘女 也有獻身相戀的姑 娘 這兒有

323 211 | 66 012 | 3 4 5 | 6 6 5 | 65 20 | 0 0176 | 51 234 | 55 055 | 65 321 | 2 65 |
流着英雄的浪子 也有把當起國運的兒郎 這兒有一撇富貴的屠戶 也有賣賣三年的行

3 - 3 535 | 66 161 | 22 323 | 5 4 | 321 73 | 1 - 03 21 66 | 07 12 31 76 |
商 一 個 善的矛盾中 生長一切 惡的 矛盾滅亡 再會吧香港 你是這樣使我

6 5 03 67 | 12 36 3 - 1 | 43 21 7 - 1 | 6 - 0 56 161 | 25 3 - 1 3216 |
難忘 你簡潔的月色 扯旗山的斜 陽 皇后大道的燈火 香港仔的

16 6 0 1765 | 3 5 - 1 3 - | 3 0 35 616 | 7 2 5 1 - 7 | 1712 3 6 5 2 |
澳光 淡水灣的碧波 盪漾 大埔松林的猿聲 慘傷 宋皇台的蔓草荒蕪

2 - 0 43 216 | 7 3 2 1 - | 5123 46 5 30 | 1765 54 3 1 | 1 - 10 056 12 |
青山禪院的晚鐘悠揚 西貢嶺的夏雨怒放 鯉魚門的歸帆咆哮 對着海邊

33 023 | 5 6 5 | 3 1 - 1 | 653 | 20 1656 | 14 66 | 6 - 05 31 | 246 53 | 2 - 1 |
殘壁 想起張保仔 阿香 啊 群山的海上霸王 更值得民族的後代傳

1 - 1 - | 03 216 6 | 05 35 66 23 | 3 - 0 12 133 | 7 - 6 6 - 33 |
唱 再會吧香港 可聽得海的那一水(海的那一岸)奔流着虎狼的豺 狼 他們

01 11 1 6 | 03 33 31 76 | 511 335 636 233 | 2 - 4 2 - 11 |
合唱 再會吧香港 可聽得海的那一水(海的那一岸)奔流着虎狼的豺 狼 他們

06 66 3 2 | 01 11 11 11 | 133 551 424 535 | 5 - 6 6 - 66 |
再會吧香港 可聽得海的那一水(海的那一岸)奔流着虎狼的豺 狼 他們

666 321 1 6 0 | 712 321 2 - 17 | 6 - 06 66 | 6 - 6 3 - 01 62 35 66 |
踐踏着我們的田園 傷害着我們的妻 娘 我們還 等 什麼 莫只靠別人幫忙

633 116 63 | 617 176 7 - 65 | 6 - 03 33 | 3 - 3 7 - 06 66 61 23 |
踐踏着我們的田園 傷害着我們的妻 娘 我們還 等 什麼 莫只靠別人幫忙

666 535 66 | 555 626 5 - 42 | 3 - 01 11 | 6 - 6 5 - 03 33 12 44 |
踐踏着我們的田園 傷害着我們的妻 娘 我們還 等 什麼 莫只靠別人幫忙

66 53 2 12 | 33 0535 6 6 | 666 11 | 212 33 | 323 55 | 535 66 | 0 033 | 1 - 76 |
可靠的是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力量 提起了行囊 穿上了戎裝 踏上了征途 戰不了風霜 只有全 民的

3 33 53 234 | 6 5 3 - 0 056 | 11 012 | 33 023 | 55 035 | 66 033 | 1 - 76 |
可靠的還是自己的力 量 提起了行囊 穿上 戎裝 踏上 征途 不戰 風霜 只有全 民的

1 11 11 712 | 3 - 3 6 - 0 656 | 11 212 | 33 323 | 65 321 | 36 066 | 3 - 21 |
可靠的還是自己的力 量 提起了行囊 穿上了 戎裝 踏上了 征途 戰不 風霜 只有全 民的

gzwyjy.blog.163.com

香港淪陷前的十八天

「太平洋戰事」爆發前，英美存在不切實際的幻想，疏於防範，對日本採取綏靖政策，而日本卻早有部署，突襲美國珍珠港，大舉進攻香港。當時駐港英軍經過 18 天戰鬥，結果傷亡慘重。以下是這十八天的戰況概覽。

1941 年 12 月 8 日

上午三時五十一分，日本第二十三軍參謀部接到參謀總長軍機電報，展開進攻香港行動。上午四時正，駐紮在深圳的日軍第二十三軍司令官酒井隆中將，收到南京發來進攻香港命令，立刻派遣空軍向香港進行空襲。空軍隊長兼第四十五輕轟炸戰隊隊長土生秀治大佐即令戰機於上午七時二十分從廣州天河機場出發，轟炸香港啟德機場、英軍戰艦及

各個軍事要點。清晨

八時三十分，日

軍戰機在香港

上空飛過，金

鐘兵房、太古

船塢、啟德機

場、駐港印度

軍軍營（粉嶺、

上水附近）和九

龍城外的樓宇被

狂轟濫炸，先後

中彈。啟德機場遭

日機大舉轟炸後，

停放在機場的英軍十四

架飛機全部被炸毀。日軍首先掌握了香港的制空權。在海上作戰中，英軍炮艇亦損失慘重，錫克拉號被日本軍機擊沉，其餘軍艦在開戰之初亦被日艦炸毀，英軍海軍死傷 148 人。「添馬艦」由於噸位大，排水量達 3,650 噸，為免落入日軍手中，英軍於 1941 年 12 月 12 日自行鑿沉添馬艦，香港海面基本已被日軍控制。

早上七時左右，日軍渡過深圳河，向新界進發。日軍二二八、二二九聯隊沿廣九鐵路直迫上水，二三〇聯隊從寶安越過深圳河，沿青山道向進攻目標推進。二二八、二二九聯隊在粉嶺、大埔與駐



▲ 1941年12月13日，日軍首次向港督楊慕琦發出勸降書，並以英婦為人質，但當即被港督拒絕。

港印度籍軍隊開戰，印度軍抵抗了一回，即向城門河谷方面撤退。駐港英軍將沿鐵路線一些道路和橋樑炸毀，以圖阻擋日軍南進步伐。英軍隨之向南撤退到城門河谷附近，並在葵涌海岸到城門河谷築起一條兩哩長的防線，稱為「垃圾灣防線」、「醉酒灣防線」。英軍瓦里斯准將負責統領英軍把守着這條從新界進入南九龍的主要通道。

下午，一百五十名日軍乘舢舨在大埔東南登陸，攻佔城門河谷和銀禧水塘，與駐守水塘山頭的英軍激戰，日軍猛攻垃圾灣防線右翼，英軍堅守還擊。當日黃昏，日軍已迫近英軍的第二道防線「醉酒灣線」。

晚上，港督楊慕琦通過香港電台發表廣播，表示港英當局願與中國人民一起聯合抗戰。他說：「諸軍盡知吾人友邦中國多年來繼續抵抗侵略者所負擔之光榮任務，吾人今日與中國人民決定並肩作戰，彼此互為同志，吾人有偉大協約國，吾人當好自為之；彼等之抗戰乃吾人之抗戰，彼此一致前進。」

1941 年 12 月 9 日

早上七時左右，防空警報再度響起。港英政府在尖沙咀漢口道近半島酒店一帶空地設置了幾個防空洞，附近居民紛紛前往避難。日軍實施心理戰，由早上七時到中午十二時，前後五次出動轟炸機偵察，既監視英軍行動又擾亂民心，香港市面人心惶惶，一些黑幫流氓分子「發國難財」，乘勢搶掠，趁火打劫。

當日早上，日軍並沒有發動攻勢，但轟炸機多番往來偵察，英軍誤以為日軍不慣夜戰，疏於防備；晚上，日軍第二二八聯隊襲英軍，他們在城門水塘向東經過大壩走到城門堡，激戰三小時，英軍陣地被攻破。城門堡是垃圾灣防線的主要據點，一旦失守，整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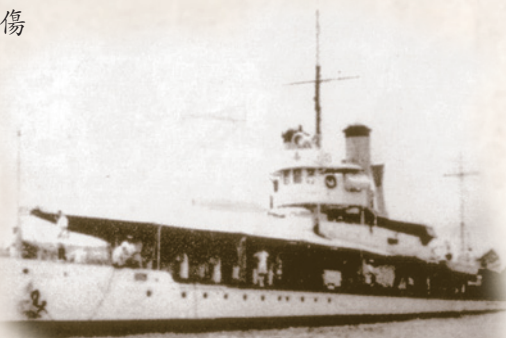
▲ 日軍佔領九龍後，以氣球傳送勸降訊息。

防線岌岌可危。馬爾比（Maitby）少將立刻調遣駐港加拿大籍軍隊趕至九龍防備。

深夜，日軍佔領了城門水塘附近的「二五五高地」（日名），英國稱可堅守六個月的「醉酒灣線」至此已被突破一角。

1941年12月10日

日軍攻陷城門堡，傷亡很大。酒井隆中將認為二二八聯隊不應強攻，如果與英軍作戰時間延長，損失將更嚴重。十日凌晨一時，酒井隆中將決定把部隊暫時後撤。但聯隊長土井定七並有執行命令。繼續進攻垃圾灣防線右翼。在廣州的酒井隆一度認為土井定七抗命，因此從廣州坐飛機到駐在大埔的司令部了解情況。



▲在香港的英國海軍軍艦錫克拉號，1941年12月8日被日軍擊沉。

城門水塘激戰時，二三〇聯隊兵分兩路，一路圍攻英軍，一路沿九龍西側快速迂迴南進，攻佔了青衣島。另外，二二八聯隊在九龍東側推進，用空軍協助攻向鯉魚門和魔鬼山，為渡海進攻港島作準備。

由12月10日起，第二十三軍的航空隊，一面轟炸香港島的英軍軍事設施，一面散發傳單，對香港居民發動心理戰。

1941年12月11日

11日凌晨，英國垃圾灣防線右翼不斷受到日軍轟炸，彈藥和兵員短缺，士氣普遍低落。加拿大皇家來福槍團從香港趕到前線支援，但實力懸殊，劣勢無法挽回。正午，垃圾灣防線被攻破，守軍司令馬爾比少將於12時30分下令九龍守軍全部撤至港島，保留實力，重新佈防，準備最後決戰。九龍半島落入日軍手中。

1941年12月12日

英軍撤出九龍半島時，為防日軍利用香港設備和運輸網絡，主動將一些工廠和公共設施炸毀。從石湖墟至九龍的公路上，有兩座橋樑被英軍徹底破壞，因此，日軍部隊和重裝備未能及時送到九龍，進攻香港島時間被迫推遲。12日早上，日軍組織敢死隊，準備渡海奪取香港島沿岸據點；又組織收買一些本地人和印度人，以大型擴音器對港島進行勸降宣傳。

上午9時，日軍幾乎未遇到任何抵抗便進入九龍市區。到傍晚時，除鯉魚門北岸的魔鬼山外，新界和九龍已完全落入日軍手裡。日本憲兵隊逮捕了在港的國民政府要員顏惠慶等人。渡海小輪碼頭此時仍在英軍警聯合控制下，除非持有特別許可證，否則不能渡海。英軍退出九龍後，維港兩岸交通完全斷絕。

晚上7時30分，駐守魔鬼山的英國部隊撤出九龍。晚上9時，日軍二三〇聯隊探進九龍市區，一些九龍市民誤信日軍投傳單的保證，以為日本總會尊重災民困苦，於是成群結隊地走上街頭要求解



決缺糧問題，日軍竟對著人群

▲日軍快艇經大埔開赴前線，準備發動登陸戰。

開槍掃射。日軍佔領九龍後，立刻炮轟香港島，英軍在鯉魚門、龍虎山、白沙灣炮台上，以九龍碼頭為目標開炮還擊。在日軍嚴密封鎖下，港島已處於日軍全面包圍中。

1941年12月13日

早上，日軍新聞報導官多田督知中佐帶著勸降信件到香港島勸降。多田督知要親見港英總督楊慕琦遞交此信，但港英情報參謀鮑克薩少校將勸降信轉交港督。下午，鮑克薩少校面告多田，港督拒絕投降。下午2時，兩岸的炮轟再度爆發。

1941年12月14日

日軍及英軍持續隔岸炮戰，主要的輸水管受到嚴重破壞，香港市民被炸死者為數甚眾。下午3時，日軍戰機大批出動，轟毀一批英軍據點。龍虎山炮台亦受到猛烈攻擊。馬爾比少將把港島分作東西兩區，派瓦里斯准將擔任東區總指揮。瓦里斯調遣原本駐守新界的印軍負責防守從銅鑼灣至柴灣的海岸線，加軍則把守從柴灣至赤柱的海岸，以及淺水灣至深水灣一帶，在大潭道和石澳道交界的高地設立總部。加軍司令官羅遜准將被委任為西區總指揮，總部設在黃泥涌峽附近，他派遣印軍把守灣仔海軍船塢至電報灣的海岸，以及海軍船塢至銅鑼灣海邊和跑馬地一帶。

1941年12月15日

由於進出九龍半島的道路遭到英軍破壞，日軍夜以繼日分段搶修以保暢順。清晨大批重型大炮從深圳邊境運到日軍陣地。第二十三軍司令官酒井隆中將向第三十八師團下達了攻擊香港島的命令。

早上8時，日軍轟炸機出動，地面也進行了猛烈炮火攻擊。英軍立刻還擊，雙方互作炮轟。

深夜，日軍企圖在港島北部海岸登陸，但遭駐守鯉魚門營和白沙灣炮台的加軍擊退，日軍傷亡甚眾。



▲ 日軍以45式榴彈砲向香港的戰略據點攻擊。

1941年12月16日

日軍遭到傷亡損失，為了報復，整天炮轟港島，目標包括民房區（特別是灣仔一帶）。許多市民被炸死，房屋倒塌，火警不斷。港島部分地區已經完全沒有糧食和水源供應，街上有饑民搶奪食物。下午，港英政府在多處設立公共飯堂，數以萬計饑民前往排隊，一時間非常哄動和混亂。不久，防空警報又響起，饑民卻未因警報散去。

1941年12月17日

下午2時，日軍調集民船擺出航道佯攻姿態。多田督知中佐再次坐汽船到港島向楊慕琦勸降。鮑克薩少校再次接待了日方來人並象徵式將信件轉交。楊慕琦予以拒絕。經幾小時平靜後，炮火聲再次響起。香港再次進入緊張作戰氣氛中。

日軍炮兵對港島海旁街道展開炮轟，第二十三軍的多架轟炸機，集中轟炸香港總督官邸一帶。



▲ 日軍在港島進攻情形。

晚上8時，日軍公布12月18、19日作戰訓令：18日無論晴雨皆要登陸；19日，轟炸機出動轟炸龍虎山炮台、赤柱半島北面的三段公路，以及大浪灣以西的公路，以斷絕英軍補給。

晚上9時，酒井隆中將下令兩連日軍敢死隊，乘舢舨在香港電燈公司附近海岸登陸，遭到駐守的義勇軍迎頭痛擊，日軍紛紛墮入海中，兩連敢死隊全被殲滅。

1941年12月18日

早上8時，日軍轟炸機猛烈轟擊中環街道，一些房屋倒塌，居民傷亡慘重。酒井隆為順利攻佔香港島，下午打電報給日本派遣軍在南京的大本營要求增援。增援機隊由台北飛至廣州，隨時奉命出動。

晚上9時，天氣突轉惡劣，風雨交加，日軍正式發動登陸攻擊。第三十八師團分成左右兩翼，右翼隊長為步兵團長伊東武夫少將，左翼隊長為田中良三郎大佐。英軍方面，在九龍守軍撤退時，即開始設置新的防禦工事，進行最後防衛戰。

晚上9時30分，日軍迫擊炮（吊炮）更加猛烈，首先密集轟擊銅鑼灣的油庫，油庫中彈燃燒。日軍船隻在黑煙和炮火掩護下，駛向南岸。晚上9時40分，英軍發現日軍船隻，立刻進行猛烈掃射，多艘日軍船隻被擊中沉沒，傷亡數字是進攻整個香港過程中的五分之三。當晚天氣不佳也是導致日軍重大傷亡的原因之一，在惡劣天氣下，日軍戰機不能出動配合進攻。



▲入侵香港市區

晚上9時59分，第三十八師團部再度突襲，在香港島成功登陸。晚上10時45分，日軍二三〇聯隊亦成功在銅鑼灣東岸登陸。10時50分和58分，二二八、二二九聯隊先後在北角及牛灣登陸，建立灘頭陣地，然後一路向筲箕灣推進；另一路從鰂魚涌登山，沿小徑直攻北角水塘；還有一路則沿英皇道向西進行街道進攻戰。

1941年12月19日

早晨，日軍南下，攻擊英國海軍基地赤柱半島。

日軍不給英軍任何喘息機會，迅速沿着大潭道節節推進，以畢架山和大潭水塘區為目標。瓦里斯准將的東線防區基本崩潰，全軍被迫向赤柱撤退。



▲日軍攻佔香港島南區。

北角水塘方面，日軍繞過守軍堡壘防線深入渣甸山以南，包抄黃泥涌峽附近的羅遜准將總部，進行突襲。英軍加拿大派遣旅旅長羅遜准將及其部下全部陣亡。

下午，日軍派轟炸機出動投彈。黃昏，日軍前鋒已踏進港島中央地帶，出現在銅鑼灣、黃泥涌和大潭水塘以東地區。黃泥涌峽在渣甸山和聶高遜山之間，東南方有公路直入淺水灣和赤柱，西南有支線直下深水灣和香港仔，正是軍事上必爭之地，馬爾比少將知道日軍來勢後，即調遣西線精銳部隊反擊，但未收到預期效果。日

軍的重炮兵隊已到達港島灘頭，向英軍據點猛烈攻擊，英軍反攻部隊傷亡慘重，只好退回原地。

1941年12月20日

早上，日軍曾用飛機散發中英文勸降傳單，並進佔跑馬地藍塘道及南區淺水灣一帶。從20日起，「圍城戰」進入高潮，戰火漸漸迫近港島市區。守軍據險奮戰，在黃泥涌峽較矮的山頭利用碉堡陣地防守。英國守軍在金馬倫山發炮轟擊黃泥涌峽的日軍，力圖挽回危局，但日軍藉着兵力優勢，加上從九龍方面源源不絕調來大量軍力和武器物資，英軍完全處於劣勢。



▲日軍搜查一名投降英軍

1941年12月21日

經過幾天戰鬥，日軍仍未能全部攻佔香港島。下午，經日軍陸軍省人事局局長富永恭次敦促，日軍重整隊伍，準備破城之戰。

日軍在黃泥涌峽、渣甸山山腰地帶與英軍戰鬥，守軍據點一個個被攻破，退至赤柱半島。下午，日軍分兵攻取紫羅蘭山，包圍淺水灣，圍攻淺水灣酒店，並進擊深水灣區。日本軍機先後五次出動投彈，空軍配合地面進攻。馬爾比少將知道香港守不住了，幾日內必被日軍攻破，但仍然頑抗。

1941年12月22日

早上，日軍在渣甸山下集合二二八、二二九、二三〇三支精銳部隊，圍攻聶高遜山。英軍在山上有彈藥庫，蘇格蘭兵團和加拿大溫尼伯手榴彈兵團死守山頭，他們大多是新兵，缺乏嚴格訓練和經驗，由早上守到下午，在日軍重炮火力和步兵夾擊下，終於放棄了彈藥庫，沿左路逃往金馬倫山。途中很多士兵被日軍活捉或射殺。聶高遜山失守後，日軍馬不停蹄，乘夜進攻金馬倫防線。

1941年12月23日

金馬倫防線守軍是香港義勇軍，多數成員是英國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兵，作戰勇敢沉着，給予日軍很大打擊。不少老兵都在戰鬥至最後一刻時自殺。

凌晨1時左右，日軍攻入金馬倫防線，部分守軍退守馬己仙峽。

下午，英軍仍在固守禮頓山防線，日軍向跑馬地一帶猛烈攻擊，該區平民死傷甚眾。黃昏時分，港府在修頓球場設立臨時公共食堂，饑民雲集，引起日軍注意。可憐饑民未吃到飯，卻已先吃日軍的炸彈。

1941年12月24日

英軍孤島作戰，外援斷絕，在日軍海陸空三軍夾擊下大勢已去，戰事已到尾聲。正午，日軍攻破禮頓山防線，守軍退到摩利臣山道。西防區指揮官瓦里斯准將通知馬爾比少將，他與部隊已無法再堅守了。入夜，日本海軍炮轟維多利亞軍營和海軍船塢，引發熊熊烈火。英國軍艦早在12月8、9日已被日機炸沉，海上無力還擊。在港島南區登陸的日軍，晚上攻破赤柱村外防線，直入赤柱半島。

當晚，日軍再向楊慕琦勸降。



▲日軍在北角寶馬山一帶進行掃蕩。



▲ 1941年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在半島酒店向日軍司令酒井隆中將投降。

1941年12月25日

早上，港督楊慕琦與馬爾比少將還分別發表了「聖誕文告」，勉勵守軍奮戰到底。然而，四面的日軍已攻入摩利臣山防線，向灣仔推進。酒井隆認為攻破港島後方已指日可待，於是派兩個被俘英人手執白旗游說守軍投降。馬爾比少將當時不為所動。

正午，日軍攻入灣仔柯布連道，直迫位於海軍船塢的英軍司令部。下午3時，馬爾比少將會見楊慕琦，提出幾點理由建議投降。馬爾比認為：1. 巴里珠山已失陷；2. 倉庫山峽和北海岸陣地逐漸瓦解；3. 機動火炮只剩八門，炮彈亦所剩無幾，因此建議投降。

當天，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駐港特派員陳策將軍，向楊慕琦商借兩艘魚雷快艇，以求冒險突圍。港督答允，陳策隨即與港方軍政人員十餘人出發。下午4時，兩艘快艇由香港仔鴨脷洲衝出海面，高速駛往大鵬灣，中途遭到日軍截擊。陳策將軍下令棄艇泅水登岸，其後在中共游擊隊協助下脫險返抵中國後方。

12月25日下午7時，英駐港總督楊慕琦和馬爾比少將，由日本代表多田督知陪同，到達九龍半島酒店三樓的日本二十三軍戰鬥司令室，在蠟燭光下向酒井隆司令官表明無條件投降。

晚上7時30分，日軍下令即時停戰，第三十八師團於下午8時下達「立即停戰」命令。晚上9時45分，日本大本營發表聲明，日本完全佔領香港。

香港攻防戰前後總共打了十八天，據不完全統計：英軍戰死1200餘人，被俘9000多人，日軍死亡600多人。港督楊慕琦成為戰俘，港督府的「米字旗」換上了日本「太陽旗」。日軍隨即實行戒嚴和宵禁，街道屍橫遍野，到處頹垣破瓦。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歲月正式開始。

資料來源：《難忘香港抗戰歲月》香港各界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活動籌委會出版

參考書目：

近期出版的香港有關抗日的書冊：

- A 《坐困愁城：日佔香港的大眾生活》
- B 《日落香江：香港對日作戰紀實（修訂版）》
- C 《日佔時期的香港（增訂版）》

公共圖書館藏書（中文版約 60 冊）：

- (1) 十八日戰事研究社。《30 分鐘圖解十八日香港保衛戰》。香港：勤德教育（香港），2012。索書號 /CallNo.:739.1271488
- (2) 〈三年零八個月〉，載於邢福增、劉紹麟。《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聖三一教堂史（1890-2009）》。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0。索書號 /CallNo.:247.093911734
- (3) 〈日佔時期的抗日戰士葉維里〉，載於阮志。《中港邊界的百年變遷：從沙頭角蓮蓊坑村說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2012。索書號 /CallNo.:739.177140
- (4) 〈日佔時期的觀塘〉，載於梁炳華。《觀塘風物志》。香港：觀塘區議會，2008。索書號 /CallNo.:739.1893394〈日治時期〉，載於中西區區議會。
- (5) 《香港中西區地方掌故》。香港：中西區區議會，2005。索書號 /CallNo.:739.1892351
- (6) 〈日軍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大澳居民情況〉，載於黃惠琮。《大澳水鄉的變遷-風土、人、情二三事 =Tai O: love stories of the fishing village》。香港：黃惠琮，2000。索書號 /CallNo.:739.1294451
- (7) 〈日軍殺人如麻〉，載於劉智鵬主編。《潮起潮落：中英街記憶》。香港：和平圖書，2010。索書號 /CallNo.:739.13434
- (8) 和仁廉夫；張宏艷譯。《歲月無聲：一個日本人追尋香港日佔史迹》。香港：花千樹，2013。索書號 /CallNo.:739.1272205
- (9) 邱逸、葉德平。《戰鬥在香港：抗日老兵的口述故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2014。索書號 /CallNo.:628.37737
- (10) 科大衛。〈日治時期的西貢〉，載於趙雨樂、程美寶合編。《香港史研究論著選輯》。香港：香港公開大學，1999。索書號 /CallNo.:739.12351
- (11) 香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計劃組。《西貢：一九四零至一九五零年》。香港：中文大學，1981。索書號 /CallNo.:739.152350
- (12) 香港里斯本九協會編。《香港攻防戰之戰時防衛設施遺跡 =Battle of Hong Kong: World War II relics in Hong Kong outskirts》。香港：畫素社，2010。索書號 /

CallNo.:590.93912317

- (13) 香港里斯本九協會編。《戰地軍魂：香港英軍服務團絕密戰記 =The BAAG saga: a wartime history of the part played by Hong Kong citizen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香港：畫素社，2009。索書號 /CallNo.:739.1276431
- (14) 〈香港淪陷時期游擊隊的英勇事蹟〉，載於沙田區議會編印。《沙田古今風貌》。香港：沙田區議會，1997。索書號 /CallNo.:739.173648
- (15) 姚繼斌。〈戰後香港教師教育的歷史點滴：從《教院口述歷史》看師資培訓速成班〉，載於嶺南大學[等]。《「香港歷史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ong Kong: history & society》。香港：嶺南大學等，2007。索書號 /CallNo.:739.1142375
- (16) 原東江縱隊粵贛湘邊縱隊香港老戰士聯誼會。《東縱·邊縱香港老戰士：抗日戰場回憶》。香港：共融網絡，2013。索書號 /CallNo.:739.12752329
- (17) 張兆和。〈戰火洗禮：二次世界大戰日治時期的大埔〉，載於卜永堅等。《大埔傳統與文物》。香港：大埔區議會漁農工商、旅遊及文娛康體委員會推動大埔區本土經濟發展工作小組，2008。索書號 /CallNo.:739.1894422
- (18) 張慧真、孔強生。《從十一萬到三千：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香港：牛津大學，2005。索書號 /CallNo.:520.23911154
- (19) 梁操雅等編。《從廣州到香港：真光流金歲月的口述故事》。香港：香港教育圖書，2012。索書號 /CallNo.:529.93912031
- (20) 陳敬堂、邱小金、陳家亮編輯。《香港抗戰：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論文集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 collected essays on the Hong Kong-Kowloon brigade of the east river column》。香港：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4。索書號 /CallNo.:628.30812356
- (21) 陳敬堂。《香港抗戰英雄譜》。香港：中華書局（香港），2014。索書號 /CallNo.:739.1277549
- (22) 劉智鵬、周家建。《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香港：中華書局（香港），2009。索書號 /CallNo.:739.1277287
- (23) 劉錦文。〈東江縱隊〉，載於布萊思 (Blyth, Sally)、沃瑟斯龐 (Wotherspoon, Ian)；
- (24) 林藹純譯。《說吧，香港》。香港：牛津大學，1999。索書號 /CallNo.:739.11743
- (25) 〈戰爭和日治〉，載於柯保羅。《香港童軍百年圖史》。香港：香港童軍總會，2012。索書號 /CallNo.:546.8193914129
- (26) 謝炳奎口述；關禮雄筆錄整理。《不老童軍中港心：謝炳奎傳奇 =My story in scouting: Tse Ping Fui》。香港：快樂書房，2011。索書號 /CallNo.:546.8193910494

- (27) 鄺智文。《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 (1857-1997)》。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2014。索書號 /CallNo.:590.9391078010
- (28) 〈鯉魚門的三年零八個月〉，載於救世軍耆才拓展計劃觀塘中心。
- (29) 《官塘深度行》。香港：救世軍耆才拓展計劃觀塘中心，2008。索書號 /CallNo.:739.13430
- (30) 〈飄搖歲月：日佔時期的警隊〉，載於何家騏、朱耀光。《香港警察：歷史見證與執法生涯》。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2011。索書號 /CallNo.:575.893912137
- (31) 〈日治時期的香港教育〉，載於梁炳華主編。《香港歷史專題：往昔的追尋》。香港：[出版者不詳]，1996。索書號 /CallNo.:739.1892375
- (32) 〈抗日英雄葉維里〉，載於共融網絡編。《蓮麻坑·人·物·情：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香港：共融網絡，2011。索書號 /CallNo.:739.140408
- (33) 〈東江游擊隊與抗日戰爭期間的西貢〉，載於馬木池等。《西貢歷史與風物》。香港：西貢區議會，2011。索書號 /CallNo.:739.11115

苦難歲月 Years of Suffering

- (34) 不平山人。《香港淪陷回憶錄》。香港：香江，1971。索書號 /CallNo.:739.1271128
- (35) 吳邦謀編。《再看啟德：從日佔時期說起》。香港：ZKOOB Limited，2009。索書號 /CallNo.:447.89093912650
- (36) 吳昊。《香港淪陷前·危城十日》。香港：次文化，2014。索書號 /CallNo.:8572660
- (37) 李國強、張佩新編。《香港在抗日期間》。香港：香港文史，2005。索書號 /CallNo.:739.1274061
- (38) 李超源。《日軍襲港記：圍困中國的煞局太平洋戰的序幕 = So, the Japs attacked Hong Kong: the operation as finale in isolating China and overture to the Pacific war》。Mississauga, Ontario：繼善書室，2002。索書號 /CallNo.:739.1274043
- (39) 〈晦暗無光的三年零八個月〉，載於李蓓蓓。《臺港澳史稿》。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方正中文電子書。
- (40) 邱逸、葉德平、劉嘉雯。《圍城苦戰：保衛香港十八天》。香港：中華書局 (香港)，2013。索書號 /CallNo.:739.1277737
- (41) 袁小倫。《粵港抗戰文化史論稿》。廣州：廣東人民，2005。索書號 /CallNo.:6384092
- (42) 高木健一 [等] 合編；吳輝譯。《香港軍票與戰後補償》。香港：明報，1995。索書號 /CallNo.:739.1272331 高添強、唐卓敏編。《香港日佔時期：1941年12月-1945年8月》。香港：三聯，1995。索書號 /CallNo.:739.1270031

- (43) 梁柯平。《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紀念抗戰活動籌委會：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2005。索書號 /CallNo.:527.88093913341 張曉輝等編。
- (44) 《百年香港大事快覽》。成都：天地，2007。方正中文電子書。13 陳智衡。
- (45) 《太陽旗下的十字架：香港日治時期基督教會史 (1941-1945)》。香港：建道神學院，2009。索書號 /CallNo.:247.093917582
- (46) 陳潤培。《香港淪陷親歷記》。香港：紅出版，2008。索書號 /CallNo.:739.1277534
- (47) 楊奇著、余非改編。《香港淪陷大營救》。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2014。索書號 /CallNo.:628.34640
- (48) 葉德偉等編。《香港淪陷史》。香港：廣角鏡，1984。索書號 /CallNo.:739.1272337
- (49) 歐大雄。《悲壯聖誕：香港戰役紀實》。海口：南海，1998。索書號 /CallNo.:739.1277744
- (50) 鄭寶鴻。《香江冷月：香港的日治時代 = Hong Kong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香港：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2006。索書號 /CallNo.:739.1278733
- (51) 劉智鵬、周家建。《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香港：中華書局 (香港)，2009。索書號 /CallNo.:739.1277287
- (52)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香港：明報，1994。索書號 /CallNo.:739.1270439
- (53) 謝永光。《香港淪陷：日軍攻港十八日戰爭紀實》。香港：商務，1995。索書號 /CallNo.:739.1270439
- (54) 謝永光。《戰時日軍在香港暴行》。香港：明窗，1991。索書號 /CallNo.:739.1270439
- (55) 鮫島盛隆；龔書森譯。《香港回想記：日軍佔領下的香港教會》。香港：基督教文藝，1971。索書號 /CallNo.:248.233912257
- (56) 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北京：三聯，1985。索書號 /CallNo.:739.15443114
- (57)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2013。索書號 /CallNo.:739.1270780
- (58) 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香港：三聯，1993。索書號 /CallNo.:739.1277734
- (59) 蘇慶彬。《七十雜憶：從香港淪陷到新亞書院的歲月》。香港：中華書局 (香港)，2011。索書號 /CallNo.:783.914404

可在本會網頁查看相關書刊資料：www.sew.com.hk

跋

日軍侵華，始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進兵東北，史稱九一八事變。於此期間，國民政府採取不抵抗主義，以致我東北軍官兵被迫流亡關內。因有〈松花江上〉一曲，控訴日寇的罪行。

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八一三事變，中國政府終於宣布抗日，中國人民亦全面奮起抗敵，展開八年抗戰，保家衛國，齊禦外侮。而香港亦隨於四年後一九四一年耶誕日淪陷，從此港人同受三年零八個月暗無天日之苦難。

我會除於今年六月二十一日演出〈抗戰勝利 70 周年紀念音樂會〉，並於八月一期會刊刊登專欄講述我會會員於抗戰期間之慘痛經歷，現再擴大篇幅，廣邀會內眾多曾經歷日佔時期在香港境內境外逃難抗日者講述其悲涼可歌可泣事蹟，俾和平後今日居港國人得知當時曾有我會人士親歷此等苦難，冀能喚起港人愛國，不忘前事，乃知今日香港之一切，非必然之事，亦非唾手而可得。當知香港幅員，一劫遭鴉片戰爭之殃，百年後再逢倭寇入侵之禍，幸我炎黃子孫，智勇剛毅，歷經屈辱傷痛，仍能自強不息。但願港內同胞，以史為鑑，慎其所處，知所取捨，審時度勢，事事以家國為先，共謀同胞福祉。

編輯委員會

二零一五年九月

編輯委員會



後排左起：陶錫城、曾麗霞、趙淑琴、梁伯鉅
前排左起：何景安、羅慶琮、翁益彰